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123B

創造社叢書

第二十五種

CURAÇAO

張音平著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38

~~F662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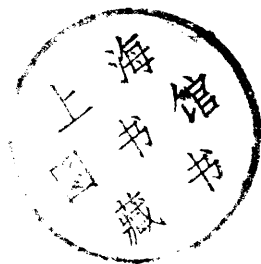
本書著者的其他文藝著作

1. 文藝史概要
2. 文藝新論(即無產階級藝術論)
3. 飛絮(長篇小說)
4. 苔莉(長篇小說)
5. 最後的幸福(長篇小說)
6. 雪的除夕(短篇小說)
7. 不平衡的偶力(短篇小說集)
8. 上帝的兒女們(續編中)
9. 殘燼裏的星火(編著中)
10. 兵荒(編著中)
11. 襯衣(印刷中)
- (12. 愛之焦點及 13. 別宴兩書絕版)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廣告

CURAÇAO

(寇 拉 梭)



117995

~~117995~~

1 9 2 8 6 1 付 排

1 9 2 8 8 1 初 版

1 — 3 0 0 0 册

版 權 所 有

道 林 紙 版 本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七 角 半
自 報 紙

目 錄

梅嶺之春.....	I
CURAÇÃO	39
末日的受審判者.....	97
聖誕節前夜.....	133
密約.....	196
雙曲線與漸近線.....	211
愛之焦點.....	233

梅 嶺 之 春

—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暾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

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南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鏟，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喲！啞啞啊！我的乖乖睡

啾！”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婆。”村裏稱嬰兒滿

了一週年爲“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悵觸，嘆了一口氣。“歲月真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了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

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

“怙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怙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萊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雜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岡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怙兒的來歷的祕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

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曾設過蒙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們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姊，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她要把保瑛

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耍。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住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畢業了。這八

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

“夠了，夠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人幫手。”

褲腳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長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甚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教為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大洋嚟！他在且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偽善者。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他們號

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真是聾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爲是不足爲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年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壻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

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們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隨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祇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真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

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後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沖積地，至今日變為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她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琇，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去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

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琇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頑的。”

“啊啦！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了生理的

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麼，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琇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琇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纔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間小房子。其

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是浴室。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籐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的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和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預備她和保瑛同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櫥。書櫥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歡喜。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籐桌和矮籐椅，籐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籐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會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一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真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起來了。”

“啊啦！叔父真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

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琇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到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瑛最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為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是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

白晰，甯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鬚。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瑛給保琇的狂哭驚醒了。保琇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琇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琇的肩膀。保琇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琇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琇的哭聲跑了過來。

辮髻微微的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腫，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癡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瑛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瑛，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喲。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瑛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嘞！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担鋤頭，担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謔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是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為本教會的雙璧。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

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琇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琇。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碎解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圃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圃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喲！”她再翻轉頭去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喲！明後天怕要滿開

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才起床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擊。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探探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探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

像輕散了许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我承認他是有意。那嗎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瞳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

放鬆。”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個簡短的句語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沉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姻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嗟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麼？不，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聯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

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琇。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了。但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歡喜。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琇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望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呃！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瑛在側耳細聽。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給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阿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

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

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沉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H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為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為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

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爲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卽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瑛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五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的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瑛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真可怕喇！”她像有件重要事要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爲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諛笑，害得我真難爲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真了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蹙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
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她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她和他的關係，由自己想來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她對他的肉體的貞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貞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傍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

她的“Love in Etern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琇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和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怨我，但我誤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的一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污點。

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周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牠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琇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琇自母死後每晚上祇親着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

琇弟！那裏每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琇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喲！不行喲！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的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琇，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床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脅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悶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蜜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嘆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哭——真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

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為你變化為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祕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我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產難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却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喲！最後我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

你再有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妊娠的期短，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是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琇托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曾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她

CURAÇAO

垂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塵鬢酸，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
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於燕嶺山中。

Curaçoa

—

“文如先生。”靜媛由進校之日起直到今天，這四年間都是這樣的叫劉文如叫慣了的。其實對教員的稱呼把別字冠在先生二字的頭上不算得什麼希奇。不過在學校裏學生們一般都稱文如爲劉先生，沒有一個叫文如先生的，並且這位劉先生在教員們中又特別的年輕，他們聽見靜媛對劉教員叫文如先生時，同學們都嘲笑她。但經她的辯明後，同學也就都承認她對劉先生有特別親暱的稱呼的權利了。她的辯明是劉文如是她的父親的學生，她未考進女子師範之前早就認識了的。

今晚上她雖然紅着臉，但她的態度並沒有一點不自然的還是平時般的“文如先生，文如先生，”的叫。

“文如先生，我就替你斟一盅吧，可是喝完了這一盅不許再喝的了喲。”靜媛的左手按在食棹上，右手把一個香檳酒瓶高高的提起。

K公園傍邊的一家咖啡店樓上的一隅，有一張長方形的食檯，文如和靜媛在明亮的電燈下夾着食檯對坐着。

“好了，好了。難得你答應了，講個價吧。你替我斟兩盅。喝完了這一盅加喝一盅，以後再不喝了。”文如喝得雙頰通紅的微笑着望靜媛。

“文如先生真的喝醉了。你看全沒有先生的樣子了。”靜媛也嫣然把兩列貝齒露出來。

靜媛剪了髮，短髮垂肩的向後披，另具一種風姿。但她的臉色與其說是白色，寧說是蒼白。她的美的特徵，由文如看來，就是那兩列貝齒和兩個黑水珠

般的矚子。

“你再喝一盅吧，Curaçao! 喝了後臉色好看些。”

“說的什麼！要這樣好看做什麼！”靜媛斂了笑容，捫着嘴低下頭去。

“那麼再叫一碟 Tongue Stew 吧。你是喜歡吃 Tongue Stew 的。”他一面說，一面按檯上的呼鈴。

“不要了，我飽得很。”

女僕聽見呼鈴忙由樓下跑上來，走到他們食檯旁，向靜媛點了點頭。

“太太要什麼？”

“討厭！”靜媛兩手安放在膝上拖着雪白的圍巾，說了後翻臉向壁那邊。

“再做一碟 Tongue Stew 來，你去對廚房說。”文如笑着吩咐那女僕。女僕却莫明其妙的。

“我說不要就不要了的，別叫他做了。”

“你不要，我吃吧。”文如笑着看了看靜媛後，再

翻向女僕，“你就下去叫他們做來吧。”

“是的。”女僕答應着下去了。她不當他們倆是夫婦也當他們倆是快要成夫婦的戀愛之侶。

靜媛從小身體就不很強健，高等小學畢業那年已經十七歲了。那年的秋初她的父親胡博士患了腸熱症一病死了。靜媛因為父親新死，十八歲那年就沒有昇學。她的母親陸氏因她身體不好，家中人手又少，不想再叫她昇學。但靜媛無論如何不能聽從母親的主張，執意非進女子師範不可。文如是胡博士在高等師範當教授時代的得意門生，在中學就常在胡博士家裏出入。畢業之後也由博士的推薦得在女子師範裏占一個教席——數學教員。

陸氏敵不過女兒的堅執，到後來終答應靜媛昇學，昇進女子師範去了。幸得她們的住家離女子師範不遠，靜媛做了個走讀生朝去暮回。

靜媛近一個月來，全變了她的平時的態度了。她

平日在級中有說有笑的，近來整天的一個人坐在書案前沉默着。同學向她說話時她也祇問一句答一句全無精神的。

陸夫人遵守着亡夫的遺言，對文如是絕對信用的。兼之文如是有了妻室的人——不單結了婚，還有兒女了——所以陸夫人對文如和靜媛的交際從不會抱過一次的猜疑。但她對其他在靜媛周圍的青年男性警備得異常嚴密。

“你在學校裏有什麼疑難的事情請教文如先生就好了。”陸夫人常這樣的囑咐她的女兒。

去年冬，靜媛以第一名的成績在女子師範畢了業。現在又過了新年，度她的二十三歲的初春了。靜媛又想在今年的暑期投考男女同校的高等師範——文如先生的母校。自畢業後，差不多每天都到文如家裏來。文如不在家時，就和文如夫人談，商量如何才能夠得母親的同意答應她昇學到高等師範去。

陸夫人因為女兒達了相當的年齡了。是該擇婿的年齡了。無論如何再不能讓她的女兒念書念到三十歲。

“你不答應我昇學，我誓不嫁人。”靜媛到後來終哭着說出這句話來。因為她聽見母親已替她看好了一個夫婿，是個大米商的少爺，家裏很有錢的。

“你想念書到頭髮白麼？到你念完了書時，怕找不到相當的人家了！”

“難道女人不嫁人，就活不成！”靜媛高聲的應她的母親。

女兒因為母親頑固不讓她有戀愛的自由，忙跑去告訴文如先生，要文如先生去規勸她的母親。母親也因為女兒取了反抗態度，怕她把千辛萬苦找到來的有錢的婿家破壞了，也叫人到文如家來請他到她家裏去商量，要他教戒她的女兒，毋違母命。

二

“我也和師母一樣的主張，女兒到了相當年齡還是早點結婚的好，免至生出別的意外來。不過要幾分讓她自己有自由的主張。她如果十分不情願時，那就勉強不得。”

今天下午文如果然應了胡師母的請求跑到靜媛家裏來了，在胡博士生前的書房裏和陸夫人對坐着，聽過了陸夫人一大篇的話後才把他的意思說出來。

“她近來的臉色更覺得蒼白了些，又常常說頭暈。看她的身體比念書時候更不行了。女人到了相當的年齡有許多說不出來的心思，所以還是早些替她找妥了婿家送過去就好了。說不情願，不情願，那是一般女人的常態。結了婚後就不再說不情願了。劉先生，我安心了。今天聽見你也不贊成她再昇學到高等師範去，我很安心了。至她對婚事的意見如何，還望你秘密地問她。她是不好意思直直捷捷向我說的。有

勞劉先生了。”

“她有什麼心思不對你做母親的說，反對我男人說麼？還是請她到我家裏去，讓我的女人再問問她看。據我的女人說，她無論如何是不情願和那一家結親。”文如也和靜媛一樣的反對無學識的米商的兒子。

“劉先生，你勸勸她看。她或能聽你的話，從前年起不止提了十家八家了。她都說不情願。那時候她還沒畢業，就聽她的自由，不成功也罷了。好容易找了相當的人家！她的歲數比一般的女兒就遲了幾年。再放過了這一家，以後怕難找趕得上那一家了的。”

“或者她自己有意中人也說不定。”文如微笑着說。他覺得心裏起了一種矛盾，一方面贊成陸夫人的主張要早點替靜媛完結她的婚事，一方面又感着一種嫉妬。覺得這末可愛的小鳥兒就這樣無條件的送給別人，太可惜了般的。但他一念到自己是個有了妻

子的人又感着自己的醜劣。

“劉先生，你還在說笑！我就擔心她這一點。”陸夫人說到這一句聲音低了下來湊近前來說。“我們的家庭怎麼能給外面的人們說閒話呢？年輕人有什麼見識！說什麼自由戀愛！結局害死了許多良家女兒吧了。氣死了這些女兒的父母吧了。你的母校高等師範的名譽就不很好，聽說有男學生帶女學生在外邊歇宿的。”

“沒有的事吧！他們造謠的吧！那有這樣的事。現在的校長嚴厲得很，每晚上男女寄宿舍都要點名的。”

“有這樣的事沒有這樣的事，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不過我聽見親眼看見過的人說的。她這個人老實不過，決不會造謠的。”

“是誰說的？”文如到了這時候也有點不敢替他的母校担保了。他想到高等師範的校長辭了職——

給反對他的幾個學生逼走了——已經離校兩三天了。學校的紀律因校長去了後無人負責就渙散起來了也說不定。

“我家裏的新來的老媽子說的。但她說男的是你的母校的學生。女的是你的學生！”陸夫人說到這裏也笑了。“什麼話！”文如真的嚇了一跳。

“女子師範的學生！”

“女子師範？”

“你那個學校管理規則本來就不十分嚴。因為住寄宿舍反生出許多不妥當的事情來。”

“你那老媽子怎麼說？”

“她沒有到我家裏時在N街的一家公館裏做。她進去了後才曉得那家公館是個祕密窟。女主人是個流娼，因為年紀老了就到這個學風不好的K地來誘惑不良的青年男女，租了那家房子。晝間做賭館，夜晚做娼寮。日夜輪流不息的有許多青年男女來來往

往。過了幾天才知道他們都是學生。因為他們一面打麻雀一面說笑，所說的都是關於學校的事情。這個老媽子在那邊每晚上不到十二點不得睡，挨不過苦，所以跑了出來。”

“現代學生說到學問的工夫就是他們的敵。高興時上上講堂聽一聽講。不高興時就在宿舍裏睡覺。溫習工夫是不做的，考試是反對的，但是文憑是要的”。文如說了後笑了起來。

“幸得靜兒沒有住寄宿舍，也幸得畢業了。”

“就住寄宿舍她也不會像她們般的不自愛。她是很謹慎的人。”

“她雖然畢了業，但我還很擔心呢。所以我要把她的婚事早一點解決。”

“這些事情做父母的擔心不了的。做父母的自己不能每天整天的守着年紀大了的女兒，又不能禁止她外出；所以我想在相當的範圍內還是讓她自由戀

愛，自由結婚的好。”

“啊呀，啊呀，不得了。你做先生的都有這樣的主張，望你規勸她是絕無希望的了。”陸夫人終跟着文如笑了。她信文如是和她說笑，他結局非贊助她的主張不可的。

在道義上說，文如無論如何不能拒絕陸夫人的委托。他想借這個機會多和靜媛親近也好，一方面也樂得對陸夫人做個人情。他雖然沒有深知靜媛的心的自信，但對這一點——靜媛對自己最少有一種好感的一點是有充分的自信的。三四年來師生間的談笑有時候更深進一層變為互相調笑——包含着許多暗示的調笑了。文如雖由陸夫人的這種委托生了一種幻想——有快感的幻想，但他同時並沒有一點不忠實的念頭——不履行陸夫人的委托。不過他是這樣想的：盡情的勸勸她看，照着她的母親所希望的勸勸她看。自己對她不能說達到了戀愛的程度吧。還是

勸她早點結婚的好，可以省却許多煩惱——日後終免不得在他和她之間發生出來的煩惱。但他由這種煩惱發生的預想就證明他對她有了一種愛惜——不忍坐看她給他人奪了去的愛惜。到後來他發見他目前已經沉浸在苦悶中了。

讓她去吧。勸她早點嫁人的好。她嫁了後自己更可以和她自由的交際。在師生的關係之外，還可以把她作個忘年膩友呢。更深進一步，或者……他暗想到這一點，覺得雙頰發熱的，很担心陸夫人會注意及他的這種態度。

祇一瞬間文如在他的腦裏縈環的細想了幾回。他到後來得了一個結案，就是盡情地忠實地勸勸她看，她答應不答應就任她的自由了。作算她的心趨向自己這邊來時，自己也無力去拒絕她了。

三

劉文如結局受了陸夫人的委托，答應替她勸靜

媛聽從母親的主張。得了陸夫人的同意，文如要靜媛到他家裏去歇一宵，他可以和他的夫人慢慢的勸她。

文如在陸夫人家裏吃了晚飯後，靜媛很高興的跟了文如由家裏出來。

陰曆二月的初春天氣，好幾天不見太陽了。氣溫近半個月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低下。滿天佈着暗灰色的亂雲，像快要下雪般的。

靜媛把純白的絨織圍巾緊緊的纏在頸部，跟在文如的後面慢慢的走。她的趾尖和指尖像冰塊般的。

“我不走那條路！城隍廟後街黑暗得可怕！”文如和靜媛兩人走到一個分歧點上來了。左面一條大路是通到鬧熱的大馬路上去的，右面一條小路是往文如的家裏的近道，要經過城隍廟後的一條小街。靜媛站在這個分歧點上向文如撒嬌般的歪着頭說。

“那麼我們到大街上轉一轉，由文昌路那邊回去吧。好不好？”文如笑顧着靜媛。靜媛點了點頭。

“你不覺得冷麼？”文如再問她，她又搖一搖頭。

兩人走出大街上來時，已是滿街燈火了。他們倆在大洋貨店的玻璃櫥前站一站，眺望裏面陳設的物品。他們又在本市有名的首飾寶石店裏轉了一轉。在煤氣燈光和電燈光的合成光波中金碧輝煌的裝飾品和寶石把他們的視線眩迷得紛亂起來了。

“那個買給你好麼？那個有Dia的戒指。”文如顯着靜媛笑。“我看要多少錢。”他笑着低下頭去望玻璃匣裏的那個指環的標價的紙片。“五百八十元！”他低聲的念了後，笑着伸出舌頭來。

“你發什麼夢！先生的半年的薪水還不夠買那個戒指吧。一年的薪水就差不多了。劉師母說，她就沒有一個金戒指。那個十八金的價值七八元的買一個給她吧，怪可憐的。”靜媛說了後也笑了。

他們倆出了寶石店走到X劇場前來了。

“我們聽聽戲好嗎？”文如站住了足望戲院牆上

貼着的紅紙條，紅紙條上面寫的是“晴雯補裘”，“百里奚遇妻”等名目。“不，聽了戲出來怕時候遲了。我們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吧。”文如隨即取消了自己的動議。

“怕回去遲了挨罵，挨師母的罵！”靜媛笑着站在文如的肩後。

“明天不是星期日，還要上課呢。”文如也笑了。“我們到那家咖啡店去喝紅茶吧。吃點西菜也好。你家裏沒有酒喝，光是吃飯，我總像沒有吃飽般的。你不是喜歡吃Tongue Stew麼？你也吃一兩碟菜吧。”

“Rose Cafe？”靜媛仰着首問文如。

“……”文如祇點了點頭。

兩個人才踏進咖啡店，就有兩三個女僕迎上來。

“樓上有空位沒有？”

“有的！”一個歲數較多的女僕引他們到樓上來。有眷屬同伴的男客，年輕貌美的女僕決不去招待的。

五市的咖啡店兼用女侍僕是近這二三年開創的新例，他們稱這班飲食店的女侍僕爲女招待。不過近來又有警務處禁用女侍僕的傳說了。

靜媛望着那些女招待的不自然的態度和聲音，連蹙了幾次眉頭。

“我說到公園去轉一轉。你偏要到這裏來。”靜媛才踏上扶梯禁不住雙頰和兩個耳朵發熱，跟在文如後頭矯情的說了一句。

“公園就在這傍邊。”先走的女僕很懇意的告訴他們。

“誰不知道！”靜媛在文如後面低聲的說。

“喝過幾盅酒後去吧。此刻天氣冷。”文如在樓後層的一隅揀了一個食檯，自己坐在前面，叫靜媛坐進裏面的一個椅位。

兩個人對坐下去了後，站在傍邊的女招待就問他們要喝什麼酒。

“靜媛！你愛喝什麼酒？”

“我也喝一兩盅酒，可以？”靜媛紅着雙頰含笑向她的受業師。在文如的眼中的今晚上的靜媛——浴在電光中的靜媛，分外的美麗。

“有什麼不可以？”文如微笑着耽看坐在他面前的嬌小的女門生。“吃什麼酒？”

“我要吃很時髦的酒。”靜媛把頭歪了一歪笑了。

“什麼叫做時髦的酒？你說來看看？”文如也跟着笑了。

“洋酒！西洋酒！不是中國酒！”

“香檳！”

“俗不過！也太強了。”

“管牠俗不俗！我非喝這樣強的不可。”

“你就喝香檳吧。”

“你呢？Peppermint？Vermouth？”

“不。”

CURAÇAO

“Marachino?”

“Marachino 也使得。我想喝 Curaçao, 綠色的 Curaçao。”靜媛說了後像在思索什麼靜靜地低下頭去。

“那是喝不醉人的酒。”

“要那種才好, 喝了不會臉紅的才好。”

“柑桂酒? 多喝了還是會臉紅的。”女僕站在傍邊聽了一會後微笑着插了嘴。

“你就去拿一瓶香檳和兩盅柑桂酒來。”

“是的。”女僕說了後待要翻身下去。

“再叫下面先弄兩碟 Tongue Stew 來?”

“曉得了。”女僕下樓去了。

“你會用刀叉?”文如笑着說。

“豈有此理!”她帶笑帶惱的。

“聽說你吃西餐是用手拈來吃的。”

“聽誰說的! 你說謊?”

“我竟不知道你會喝這些時髦的酒。”

“我們同學就常買來喝。開同級會時常常喝。”

“了不得，當代的女學生！”

“有什麼了不得？祇有你們男人該喝這些酒麼？”

“不是這樣的意思。我覺得近代的女學生吃紙烟和喝酒的一天一天的多了……”

“……”靜媛低了頭，她回憶及她初回喝Curaçoa那晚上的情景了。

四

去年暑假期中的一晚。說是去年，其實僅僅六個月前的醒暑期中的一晚。靜媛伴她的媽媽到W海傍來避暑。胡博士生前在這海岸的避暑地買了一所房子，陸夫人還循着博士生前的舊例。每年暑期就帶了女兒到W海傍來避暑。

去年暑中她到W海來住一星期後發見了幾個女同學也在這海傍避暑。

一天的下午，靜媛在沙灘上碰着她的同學石登雲和林昭兩個，都挾着一冊琴譜像到什麼地方習音樂去。

“你們上那兒去？”

“啊！你也一同去吧，洛師母定歡迎的。我們也多一個伴。”

“到什麼地方去？”

“習 Piano 去。到洛牧師家裏習鋼琴去。”

“要唱‘亞孟’的地方不去！”靜媛從小就慣聽了她的父親的偏狹的國家主義教育，什麼反對宗教，收回教育權。她始終不喜歡由歐美到中國來的宣教師們。

“你這個人總是這樣呆板的。”石登雲先笑着用教訓的口吻向靜媛說。“他們又沒有強逼你信仰，你反對他們的宗教做什麼？”登雲是個熱烈的基督教信徒。

“你是染了色的，沒有替他們辯護的權利了。”

“是的，我來說句公道話吧。反對偽善的教徒是可以的，反對宗教本身就不好了。反對基督教那種宗教更可不必，因為我們中國還有比基督教更壞的宗教呢。我們若反對宗教，非先排除自己國中的更壞的宗教不可。你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他們有信仰的自由。你不該侵犯他們的信仰的自由！我覺得基督教的教義在各種宗教中總算是比較純正的，比較好的。我們喜歡讀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以夫斯基等文豪的作品的人就不該反對基督教吧。”

“懲罰主義是不能久遠的！能久遠的是感化主義！尤其是我們習教育的人是當有感化主義的精神的。我所以喜歡耶穌教，因為牠的精神是感化主義和愛他主義。”

靜媛經不住登雲和林昭的推挽，終跟她們走到洛牧師的家中來了。

洛牧師是美國人，在海岸的小禮拜堂當主教。他

的家就在這小禮拜堂的右側。前年他在K市禮拜堂當副主教時，他的夫人曾在女子師範兼過幾點鐘的英文功課，所以她們都認識她，不過沒有在靜媛的那一級擔過課。

她們走到洛牧師的門首來了，還沒進去，靜媛就聽見洛牧師夫婦和一個青年用英語說笑的聲音。林昭翻過頭來問石登雲，

“今天是星期五？”

“是的。”靜媛搶着答應。

“今天他們有祈禱會，要到禮拜堂去。今天是宗先生教我們。”林昭微笑着望石登雲。石登雲却低下頭去裝做沒聽見。

這天下午，靜媛以旁聽生的資格在洛牧師的書房裏跟着他們三個人唱。

林昭和石登雲都走去鋼琴前坐下按了一回琴。

“密司胡，你也試試麼？”年輕的宗禮江先生望着

靜媛微笑。

“不，不會的。”靜媛紅着臉低下頭去。

在林昭石登雲的眼中的宗先生今天下午太不熱心了，他只管向靜媛問長問短的，問她喜歡風琴還是喜歡鋼琴，問她今天下午所唱的譜從前唱過沒有，問她在瓦市住的地址，問她今年多少歲數。在宗先生的眼中，在這三個女性中靜媛像特別年輕的。

今天下午的宗先生的態度由林昭看來祇覺得很好笑，但在石登雲看來心窩裏感着一種酸苦。

嗣後靜媛知道宗先生是怎麼一個人了。他是上海的教會辦的大學畢業生，去年暑假畢業後回來瓦市教會辦的中學服務——當教員。他是個靜媛最不喜歡的基督教徒。他今年還只二十二歲，聽說服務滿三年後就有遊學新大陸的希望。並且他還是個未婚的美少年——由時髦的西裝增添了美的分子的美少年。

CURAÇAO

姓宗的美少年所具有的能振動靜媛的心——使她的心突突地跳躍的要素不是他的美。他的美之外還有和她相同的音樂的嗜好和將來有得博士的希望。

同在W海濱避暑的宗禮江和靜媛自從這天認識以後連在海濱早晚散步時遇着過幾回。第一次互相點點頭走過去，第二次彼此微笑着點頭了，第三次彼此交談了。以後就成了深交了。

月亮的一晚，海岸的沙灘像鋪着一重白雪。海面上若沒有因風而起的漣漪，誰都要當牠是塊大鏡了。在風中微微拂動的單衣觸着肌膚起一種涼爽的快感。

“那是漁船？”靜媛指着海面上閃動的一點星火問宗禮江。

“啊！纔一羣之所如……詩的景色，真是詩的景色！”

“漁家生活也有足令人羨慕的。”

“你讀過林琴南譯的紅礁畫槳錄沒有？”

“讀過，但大部分不記得了。”

“英文的原本有讀過？”

“沒有。”

“原本不叫紅礁畫槳錄。紅礁畫槳錄是林先生創的名目。原書的名目，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Beatrice。”

“是的，Beatrice 太可憐了。”

“最初一同掉在水裏的時候兩個都死了就好了。”

“那一點沒有意思了。他們那時候才認識呢。到後來女的死的時候男的一同死了就有意思了。Geoffrey 終不能死，對不住她了。”

“是的，他們倆該情死的！”宗禮江說了後不敢望靜媛，祇望着海面微微的歎了一口氣。

“.....”

“.....”

海面像死般的寂靜。月色由白色轉成碧色。他們都覺着身上有點冷。

“回去罷。儘看也是一樣的。沒有意思。”靜媛沉默至岸上漁家裏的嬰兒的哭音吹送至她的耳朵中時才覺得夜深了催禮江回去。

“回那裏去？天涯漂泊我無家！”他說了這一句聲音咽住了，忙取了一條白手帕來擱在他的眼鼻之間。

五

近半個月來靜媛約略知道禮江的身世了。

宗禮江才生來半年，他的母親就成了個孀婦了。幸賴母親的裁縫的收入，他昇學至中學二年級了。他沒有錢進國立的中學，所以投考玉市教會辦的中學。由入學考試直至畢業沒有一次考試放棄過他的第一名，由中學第二年起就得了教會津貼，因此他就不能不信仰基督教了。在上海的教會大學第二年級肄業中，他的母親也染疫死了。據他對靜媛說，他在那時

候就早想自戕，置性命於度外了。他真的有點像知禮知義的道學先生所說的“苟延殘喘”，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死成功。

神經衰弱的靜媛受禮江的傷感主義的感動不少，她一面敬慕他是個獨立有爲的少年，一面又深深地同情他的可憐的身世。

禮江愈得靜媛的同情，他的傷感主義也愈深。的確，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自認得靜媛後愈覺得自己悲涼，好像對她有所求的，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他的傷感是無窮般的。

他們倆一前一後的向海岸的街市裏來。走到一條街口，他們要分手了。

“你從沒有來過，到我寓裏去坐下嗎？”

靜媛沉思了片刻，移步跟了他來。他住在一家小旅館裏。旅館名叫W灣酒店，名字很俗拙，但裏面的設備是很雅潔的。禮江住後面的一個樓房，打開南

窗，灣內的風景都映射進案前來。

“這是你的四絃琴？”靜媛望見倒在檯上的Violin忙走過來提起來細細的撫摸着看，不理禮江在提着一把籐椅招呼她坐。

“你坐下來看嗎。”

“不，我來看看你的房子的。我就回去，太晚了。”

“還早呢。還沒有到九點鐘。”

“你拉拉我聽。”靜媛要禮江拉，禮江當然不敢違命。奏了一曲她覺得音調太悲悽了，也太高了。第二次拉時，他跟着唱了。靜媛聽懂了好幾句。

“Safe in the arms of yours,
Safe on your gentle breast.
There by your love o’ershaded.
Sweetly my soul shall rest...”

“你唱的什麼歌兒？讚美詩？”

“是的。我希望你能夠對我唱，唱這首讚美歌。”

“……”靜媛低下頭去了。

“啊！消愁惟有澆酒！啊！酒！酒！酒！酒以外沒有東西！酒是我的生命！”禮江放下Violin後跑向櫥裏去取酒瓶。“你喝酒？”靜媛用懷疑的眼光望禮江。

“是的。但厲害的酒我不能喝！我愛喝的是你不懂的酒。”

“教會中人也可喝酒麼？”

“有教會禁酒的。但基督教並不禁酒。你看把新舊約全書全部念下去，找得出禁酒的條文來麼？”他把由櫥裏取出來的酒瓶放在檯上。靜媛望見瓶裏的酒是綠色的。

“什麼酒？”

“這叫 Curaçoa！你不單沒有喝過，也沒有聽過吧。”

“沒有。”靜媛微笑着說。“那酒不強麼？”

“喝不醉人的。”

“那斟點我嘗嘗看好不好。”

禮江在一個高脚的小玻璃盅裏滿斟了一盅送給靜媛。靜媛坐在書檯前，禮江站在她的後面持着酒盅從她的肩後送過來。她還沒有伸手來接，酒盅送到她的唇邊了，她就這樣的吸了一口，吸了後才把酒盅接過來。

禮江的頭低俯至靜媛的肩膀上來了。他的嗅覺感着一種能使人陶醉的刺激。大概是處女之香吧，沒有什麼比得上她尊貴的處女之香。他覺得今晚上的她比什麼還要高貴，還要美麗，英皇王冠上的 Kohinoor 也趕不上她高貴而美麗。

“我竟不知道有這末好喝的酒，我得介紹給她們知道。”喝了幾口酒後的靜媛的氣息一呼一吸的吹送到禮江臉上來，中人欲醉的。她的呼吸中的醇分比酒中的還要強烈。他癡望了她好一會不會說話。她覺得自己心房裏的血液以最高的速率向頭部噴發，她忙

低下頭去。

禮江想機會到了，表示我的心的機會到了。把我的右腕加上她的肩膀上去吧。她不拒抗時就抱着她吧。她再不拒抗時，就……吻……她……啊！她的紅唇！有曲線美的紅唇！未曾經男性蹂躪的紅唇！

禮江想到這一點，週身脹熱起來。他的腕加在她的肩上去。但她祇低下頭去沒有一點表示。他的腕攬圍着她的蒼白色的頸了，他待低頭親近她，她突然的站起來。他駭了一跳忙向後退了幾步。

“不，使不得；不要這樣的！”靜媛要哭出來般的從籐椅上站了起來。

靜媛回去了後，胸裏的心臟像禮拜日早上教會裏的鐘激震着的禮江像着了魔般的在房裏一上一下的走着。他覺得“萬事休矣！”半月來苦心終成水泡了。他不能不悔恨，悔恨自己太過性急了。臨到口的

一塊肉因自己性急斷送掉了。他愈想愈心痛，想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只能把電燈息了爬進睡床裏來。但他無論如何睡不着，祇把雙睛緊緊的閉起。

心的動搖過了一點多鐘了還不見鎮靜。他覺得自己剛才對她的舉動太無恥了，幾天來自己所蓄着的妄想也太卑鄙了。她當然看不起我了。無窮的悔恨和羞恥刻刻的在刺着他的心，一直到時鐘響了三響他還沒有睡着。

外面像起了強風，窗扉在激震。明天怕有大風雨，不知什麼時候能會見她了。會見她時，我一定要向她謝罪……但是絕望了！不再會她的好！還是不再見她的好！

六

“要如何的補救這種失敗呢！追悔不及了的羞恥已經暴露出去了。她會把今晚上的事告訴密司石和密司林吧？”禮江通宵輾轉不寐的，聽見外面的風雨

更強烈了。他終由寢床起來，開上電燈。他看抽屜裏的時錶快要響四點鐘了，天快要亮了。他在案前癡坐了一會，決意寫封信向靜媛謝罪。

“靜媛姊，我們的歲數相同，但你曾告訴我比我大幾個月，你就讓我稱你做姊姊吧。不，你已經答應了我的，前星期六晚上你答應了我認我做你的親弟弟的。

你說，你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沒有姊妹倒不要緊，因為學校裏的同性的同學很多，姊妹間的愛情不難領略。所稀罕的就是兄弟。我們的姊弟之約也就是那晚上訂成的。靜媛姊，我誤解了你許給我的訂約了，我想在姊弟的關係之上更有所深進，這完全是我的癡愚，望你能夠諒我。望你恕我昨晚上的無禮吧。

我今晚發見了我自己的醜惡，同時也發見

了姊姊的崇高！想起來再沒有面子見姊姊，想即刻投身海裏去洗脫自身的罪惡！靜媛姊，望你憐我，憐我的癡愚；望你恕我，恕我的罪過。靜媛姊，你知道昨晚上你去後我所流的淚量麼？

啊，不說了，總望你體諒我這顆心吧。

望你覆我一封信，仍然當我是你的弟弟。今晚上若不得你的回音，那我們恐怕永無再見之期了！或者竟……”

禮江寫到這裏，再寫不下去了。他就在信箋的末後署了名把牠封好，寫了封面，叫個旅館的侍僕送去了。

信送去了後，他一天悶悶的坐在書房裏不出去。外面風雖然息了，但絲絲地下着微雨。他希望她有回信來。他更希望由此番的衝突可以增加他們倆間的親密。

送信去的人回來了，他祇說信親手交給她了，她當時就拆開來看。問她有回信沒有，她祇搖了搖頭進去了。據送信的人的報告，他陷於絕望了。

她輕蔑我了，她再不理我了！禮江忙爬進寢床裏去，伏在枕上不住地流淚。他總覺得掉了一件什麼貴重品般的，又像自己的前途是完全黑暗的。

吃過了晚飯，他癡坐在案前，打算明天一早就動身回W市去。他再不在W海岸留戀了。

算了，算了！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女性吧了！近代的女學生是傲慢萬分的。作算自己對她的希望可達，將來也未必定是幸福。他這樣的想着自慰。但他同時又嘲笑自己像說牆頭上的葡萄是酸的狐狸。

“沒到外面散步去麼？”他聽見林昭女士的聲音，忙站起翻轉身望房門口。他看見微笑着站在林昭肩後的女性，他又驚又喜的心臟突突的跳躍。

靜媛像忘記了昨晚上那回事，也忘記了今天上

午那封信般的微笑着不說話。她祇在靠近案側的一個方板檯上坐下去。

“她拚命的要我們來看你，要你奏 Violin。”林昭微笑指着靜媛，說明她們來看他的目的。禮江聽見了後，忙忍着眼淚。他心裏異常感激靜媛。

“密司石怎末不來呢？”禮江隨便的問了一問。

“她麼？她和她是不兩立的！”林昭指着靜媛笑。

“你這個人總喜歡說笑。”靜媛紅了臉，緊蹙着雙眉苦笑。禮江紅了臉。禮江給熱茶她們喝了後，替她們奏了一回四絃琴。

“宗先生，你的Violin比Piano怎末樣？”

“Piano 容易得多，誰都會學。Violin 就要有幾分天才，很難精功的。”

“那你是有 Violin 的天才了！”靜媛笑着問。

“我是個‘人才，’不是天才。哈！哈！哈！”

他們三個人都一同笑起來。

林昭像因爲身體上的不便，下樓找僻靜的地方去了。

“你們談談心吧，我一刻就回來。”她臨下去時這樣的笑他們倆。

“昨天晚上真對不住你了！望你恕我的唐突。”禮江望着林昭下去了後，忙向靜媛鞠躬。

“沒有什麼！我一點不覺什麼！還是我錯了，使你太難受了。你惱了麼？我接了你的信，我真擔心死了。望不得快點來看你。你是性質很傷感的，我真怕你有什麼意外……好了，現在好了。”

“……”禮江祇低着頭，覺得要說的話都給她說完了。

“我昨晚上，一晚上都沒有睡。覺得我太不人情了，使你太難過了。”

“那裏！我覺得對你太無禮了，也沒有睡着。”

他們在電光中互望着各人的蒼白的臉。

“我們莫再記憶昨晚上的事吧！我們來講和吧。”
靜媛微笑着伸出她雙手來。

他站不住足了，跪倒在她的裙下了。他的頭像受了磁石的吸引緊緊的枕在她的軟滑的胸部。她的處女之香——有醇分的呼吸吹到他臉上來了。他的唇上忽然的感着一種溫暖的柔滑的不可言喻的微妙的感觸。

祇一瞬間，真的祇一瞬間。他們聽見漸次走近來的林昭的足音了。他忙站起來離開她的胸懷。

七

“再喝點酒麼？再喝一盅Curacao麼？”文如望着態度憂鬱的靜媛，勸她喝酒。同時他心裏想果然不錯，她的母親說的話不會錯，她在思念她的 Sweet heart 了。文如一面想，一面感着一種嫉妬。

“……”她祇搖搖頭。

“你再喝一盅吧。你喝了後我告訴你一件好事

情。”文如微笑着說。他在學校裏同事間說笑時常把女生徒一名一名的提出來討論，那個生得體面，那個生得差些，那個是結了婚的，那個是有了未婚夫的，那個有了情人，那個是無邪的處女。文如也曾聽人說過靜媛和宗禮江間的 Romance。

“有什麼好事情，你就說出來，說了後我再喝。”她略把眼睛上部的眼波向上提一提，微笑着望了他一望。

“那末我就說吧。”他笑了一笑，同時伸手按桌上的呼鈴。

“我知道你是不贊成的，但你的母親要我問問你的意思。你對那家的婚約的意思怎麼樣？”

“討厭！”靜媛像受了蜂的毒刺般的變了顏色。

“那你是決意不理他了！”

“你對我媽說，我一生不嫁的！就會餓死我都情願。”

文如聽了後心裏起了一種快感。他覺得她能夠不嫁和他一生這樣的往來，那就再好沒有了。可是他的才情快的心馬上又晦暗下來。她不是絕對的不嫁吧，除了她的心上人她不嫁的吧。文如總覺得靜媛的終身的生活是該由自己負責任的。同時他又可憐自己無對她負責的可能了。

“你有別的意思沒有，不便對你母親說的意思，你可以告訴我，我好在你母親那邊解說。我也向你母親說過，我雖不主張絕對戀愛自由，但達了相當年歲的女兒的意思也要尊重的。

“……”靜媛祇是低着頭。

女僕上來了，問要什麼東西。

“柑桂酒！再送一盅蔻拉梭上來。”文如吩咐了後，女僕下去了。

“怎麼樣？你有什麼意思，儘可說出來。獨身主義不過是個理想的名詞，是不能實行的。在女性更不容

易。”

“……”靜媛還是低着頭不說話。

文如看見她的憂鬱的態度，不敢再開口了。

女僕送上一盅青色的蔻拉梭來了。那盅蔻拉梭放在靜媛面前。

“我不喝了！”她癡望着這盅蔻拉梭，盛在小小的高腳玻璃盅裏的蔻拉梭！很強烈的在她的腦裏引起了一種哀傷的追懷。她像和牠久別重逢般的。

“啊！你怎麼傷心起來了？”文如望見靜媛在用白手巾揩眼淚，“我沒說錯什麼話吧。我就有說錯的也可取消的。”他自己也覺得可笑地驚惶起來。

“不，沒有什麼。我本來神經衰弱，你是知道的，聽不得刺激的話。我自己也覺得好笑。”靜媛揩乾了眼淚，抬起頭來微笑着望文如。

流淚後轉笑的靜媛的可憐的姿態在文如眼中更覺嬌媚。他幾次想過來把她摟抱在懷裏安慰她。不過

限於師生的名分，並且自己還在教育界中混飯吃，終不敢對她表示自己的愛慕。這種苦悶祇好向肚裏吞吧了。

靜媛對文如也不是完全沒有好感，不過因為有了兩種原因，她對他的好感終無發展的希望了。第一文如今年三十五歲了。第二他已經是有妻子之身。假如文如的歲數和宗禮江相同，又是個未婚的獨身者時，她或許以對宗禮江的愛對文如了吧。

文如先生是她所喜歡的，不過先生還是先生，祇能當先生的敬愛。

“把禮江的事情告訴先生吧。或者他能夠想出一個方法來幫助我們。”靜媛想在這瞬間把她和禮江間的經過說出來，乞文如的援助。

“不，不，說不得。我從前也略提禮江的事了，但他聽見了後總不高興的不說話。文如先生或許是看不起禮江。他不至會起這種無名義的嫉妬吧。”靜媛

很苦悶的想把自己的祕密對文如說，但終無說出口來的勇氣。

禮江早就想和靜媛姐組織家庭，也曾向靜媛提議過。他們遲遲不進行的原因是受了經濟的限制。宗禮江在教會中學的月薪僅念元，慢說定婚結婚所需的大宗款無從籌措，就連他的獨身的生活也僅僅能維持下去。作算結了婚，往後的生活又怎麼樣呢？這是他和禮江在結婚前要先決的問題。愛錢如命的自己的母親不要求高額的聘金就算很好了，還能望她有金錢的援助麼。她的母親要她嫁給米商做媳婦，也無非是聽見有八百元的聘金眼睛紅了起來。

文如現在的收入——學校的月薪——是儘夠他一家人的生活費，她是知道的。文如的父親是個有點積蓄的老商人，他前年承繼了他的父親的遺產存在銀行裏沒有動用她也知道的。文如的夫人是個豪農的女兒，要籌點錢是很容易的事，她也是知道的。她

想來想去，要完成他和禮江間的戀愛，除了文如先生能援助她們外，再沒有人可求了。她像決了意的。

“先生，你替我找一個教席好嗎？我想教小學生去。”靜媛頂不喜歡的就是當教員。她在師範畢了業後也無相當的小學校席給她當，因為都給男師範的畢業生爭奪去了。她也並沒有真意要當小學教員，不過想借此向文如先生討論經濟問題吧了。

“小學教員辛苦得很，不是你當得來的。薪水又薄，每月祇有十元，頂多亦不過十二元。每星期要担二三十個鐘頭，神經衰弱的你那裏能夠支持。叫你到我家裏來幫我編一部‘小學的理科教育’，你又不情願。”

靜媛在師範畢了業後執意要昇學至高等師範時，文如替她們母女想出一個調解的方法來，就是要靜媛搬到他家裏去，跟他研究理科教育。這種調解法，靜媛無論如何是反對的。因為她想昇學完全是製造

虛榮的資格，並不想研究什麼學問。不單靜媛，近代一般女學生都是這樣。不單女學生，近代的大部分學生界都是這樣的祇求虛名不顧實學。

“讓我回去再想一想吧。明天來答覆你。”靜媛覺得和母親一同住是很不自由的，禮江想看她都不敢來。她想決意搬到文如先生那邊去，容後再把自己和禮江的關係告訴文如先生吧。

八

米商的婚事經靜媛的積極的反對和文如的消極的反對終打消了。過了幾天，靜媛得了她的母親的同意搬到文如家裏來了。

初搬到文如家裏來的她就很失悔不該搬來了。吃過了晚飯，文如夫婦帶着小孩子到她房裏——文如在樓上替她準備了一間書房——來聚談。生下來才滿二週年的文如的女兒眼不轉睛的望着靜媛。靜媛幾次拍着手想抱她，她都忙躲到她的母親身後去。

“夜深了，可以歇息了。”師母在前抱着小女兒，文如跟在後面下樓去後。靜媛一個人坐在樓上的房裏就像掉在冰窖裏般的。

春深了，幾天來都是陰曇的天氣。靜媛站在窗口，她祇望見在黑空之下畫着一個薄暗的輪廓的市街建築物。除了遠遠的一列電柱上的幾點星火外，她的眼前的世界上是純黑的。這個暗空的景象在她胸中增添了不少的哀愁。不知不覺的灑了幾滴眼淚。

每晚上晚飯後由八點至十點是文如和靜媛共同研究的時間。她們這時候的研究地就是樓上的書房。靜媛的功課是畫圖和速記，但她沒有許多時候能照預定的功課實行。日間是預定繪圖的，但她常常外出。晚上是速記的時間，但她們又常聚着作閒談了。文如和靜媛近來彼此均感着內愧，彼此都覺得意志太薄弱了。

有一天是天氣晴和的星期日——近半個月來很

不容易遇着的晴和的一天。文如一家——夫婦和小女兒——和靜媛同到郊外散步。買了些麵包和臘肉帶了去。

小女兒坐在小籐車裏，三個人輪着推，果然是久雨初晴的星期日，郊外的遊人特別的擠擁。泥地裏的水分蒸發起來，蒸得異常鬱熱的。

小松園是玉市郊外的第一名勝，是個半屬天然，半假人力的小公園。他們趕到小松園來時，近正午時分了，揀了一個來客較少，也較僻靜的茶店，三個人一齊倒在茶店裏的椅子上都氣喘喘的不會開口。頂堅強的還是劉師母，她略歇一刻就站起來喝茶，喝了茶就抱着小女兒出了茶店，看園中所陳設的珍禽奇獸去了。

其次恢復了原狀的就是文如。他望見他的夫人去了後，便自己提起茶壺來斟茶給靜媛喝。

“怎麼樣？身體不舒服麼？喝點茶吧。”文如望着

把頭枕伏在椅緣上的靜媛說。靜媛祇搖搖頭。

“你身體不好麼？怎麼滿頸滿腕都是汗呢！”

“我的胸……心裏亂得很……”靜媛又搖搖頭在急喘着。

“怎麼樣？找醫生去好不好！”文如急着問。

“不要緊。現在好了些了。剛才一坐下來時眼前一陣黑暗，什麼都看得不得，什麼都不覺得。現在清醒得多了。不過流汗流不止的。今天也的確太蒸鬱了。”

“是的，天氣太壞了。春天的天氣無論如何好，都趕不上秋天的爽快。你身體本來就不很好，又走了二點來鐘的路，走累了。我這裏有仁丹，你要不要！”

“仁丹？”她略抬起頭來望了文如一會再伏下去。

“仁丹我不愛吃！”

靜媛伏在椅緣上許久不抬起頭來。文如總疑心她是在那邊暗哭。

靜媛終臥病在小松園傍邊的一家旅館裏了。文

如最初主張叫一輛汽車送靜媛回去，但是醫生固執着要快點找一所安靜的地方讓她睡。醫生很忙急的着人去請兩個老練的女醫生來，說他自己有很多不便，不能替靜媛診察的地方。

但是汽車叫來了，文如趁有醫生在旅館裏看護着靜媛，忙用汽車先送他的夫人和女兒回市裏去。等他趕回到小松園傍旅館時，靜媛的病室早禁止他們進去探望了。他祇聽見裏面有兩個女醫生在低聲的不知說些什麼。

約摸六點鐘時分，下了一陣微雨。雨停息了後，一個約四十多歲の穿白衣服的女醫生走出來。這個女醫生望見文如，她的臉上馬上表出一種輕蔑的顏色。

“病人的身體怎麼樣？”文如很担心的跑前去問他。她祇把嘴一歪，不回答一個字，在廊下直走過去。她像急於要去報告主任的醫生。文如想教會辦的醫

院裏的人們都是這樣驕傲的。他也跟了她走到旅館前廳來。

據這個老女醫生——年約四十多數的老處女的報告，靜媛的身體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在前半個鐘頭流產了。

文如才明白那女醫生對他表示輕蔑顏色的理由了。他們——不單他們，連文如的夫人——都當文如是個嫌疑犯了。

“醫生說他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了，但她住在我們家裏還沒滿一個月！”文如的這種辯解祇能在他的夫人身上發生効力。社會一般還是當靜媛是給文如蹂躪了的。

靜媛流產後的病弱的身體還沒有恢復以前，文如在女子師範解了職。因為他的生徒們都說他蹂躪女性，沒有師資。

九

經了這次的變故，文如在社會上喪失了他的地位了。但他一點不介意。他的夫人就埋怨他不該接了靜媛到家裏來。

“我是罪有應得的，耶穌說看見女人起了不純的念頭時就算犯罪了，我不能說完全沒有罪！我一方面雖做了替人贖罪的羔羊，但一方面也要負自己所應負的十字架。”

經了這次的變故，他和陸夫人也絕了交，一直到暑期也沒有和靜媛會過面。但他總想會她一面。

陰歷的六月初旬。他接到一封信了。這封信是靜媛由北地的T海岸寄來給他的。他真喜出望外了。

“文如先生：

真的對不住先生了。我做了替人負罪的羔羊。誰知先生又做了替我贖罪的羔羊！真的對不住先生了！

先生對我的恩惠，同情，眷愛，我一生決不會忘記。每一思念到先生愛我的苦心，我就淚流不止。

先生因為愛我苦悶了不少，也煩惱了不少了。

我的淪落，雖說是頑固的母親為其重大的原因，但因自己之無定見和虛榮亦為自害之一因！自害猶可，因自害而貽害先生，及今思之，實為心痛。

先生，我今向你自白吧。我實愛先生：先生是我第一次戀愛的人！因受着現代社會規則的支配，覺得先生再不能為我的愛人的可能了。其實這完全是偏見這偏見終害了我。復累及先生！

我不該人工的改削我自然的戀愛以求適合於現代社會的規則的！年齡之差算得什麼？

有婦之夫亦不見得絕對無受處女的愛的權力！師母的母女的將來的思慮也是阻我向先生進行戀愛的一原因。及今想來自己真愚不可及！受名義支配着的戀愛不成其為純正的戀愛，因生活的保障而發生的戀愛，也不是純正的戀愛。純正的戀愛是盲目的，一直進行不顧忌其他的一切障礙的。

我對他的愛是受着名義的支配，並削足適履的求適合於一般社會心理的戀愛。師母對先生的愛是以生活保障為條件的戀愛。祇有我和先生間的愛是最純正的戀愛！我能見及此而不敢進行，是何等的怯懦喲！

我今把過去的一切向先生發表吧。我為先生而苦悶的時期也不算短少了。我實告訴先生，我對師母早就懷了嫉妬，她獨占有我所深愛的先生。我想對師母復讎，最少可以

說是想求一個完美如先生的配偶和師母對抗，所以就做了他的奴隸了。

自認識他半年來，精神肉體雙方都受他蹂躪盡了。受他的肉的虐待之外，還要供給金錢，由先生和母親兩方騙來的金錢都供他的浪費。到後來終爲了他變爲不尋常的身體了。

可恨的就是赴小松園的前兩天——星期五下午——我到他寓裏去時，我發見古登雲君坐在他的懷裏！我當時的驚愕和失望也就不難想像了。我當時就折回來，不再去質問他。大概他也看見了我的，但至今不見他有一封懺悔書來。你看他是如何的一個撒旦啊！

石登雲是資本家的女兒，聽說他和她結婚了！

先生，我的心是破碎不完全的了，我的身也是沒有靈魂的殘骸了。病弱之狀決不是先生所能想像的。醫生囑我在炎暑期中須在此T海濱靜養。其實我這病身並無恢復的希望了，醫生的話不過是安慰的套詞吧了。我甚望能於死前見我所深愛的先生一面
．．．”

文如接到了這封信的晚上就趁開往K省北部的火車北上。T海濱是K省北部的一個相當鬧熱的都市。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六點鐘，停在T車站的二等火車箱吐了許多搭客出來，文如也混在裏頭。

剛跳下車，一個斷髮的年輕女人微笑着站在月臺上迎他，他在火車的途中擔心的就是怕他沒有趕到之前，靜媛先死了。現在他看見她了，又驚又喜的。

他們倆同出了車站，在車站前叫了一輛汽車同乘着駛向她住的旅館裏來。汽車蜿蜒的在矮山路上

走。

“旅館離這裏有多遠？”

“十二三里吧。”

兩個人並坐在汽車裏，四面漸次的暗下來了。她的指尖無意中觸着他的了。

“先生……”靜媛微笑着低了頭。

“唉！”

“先生……！”靜媛再祇聲的叫了一句。幸得四面黑下來了，不然他看得見她的雙頰發赭。

“什麼事？”文如追問她。

“說了後不知道你可能答應……真不好意思！”她說了後笑出聲來了。

“什麼事，快說出來！”他也笑了一笑。

“他們給我騙了。”她笑着說。

“是的你把我騙了來了。”

“不！不是說你。我說旅館裏的人們。”

“你騙了他們什麼事？”

“我一個人住在這海岸真討厭！他們看見我是個女人，又單身走到這裏來，全T市人都大驚小怪的。一出來，他們個個都睜圓眼睛望着我，望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到後來我祇得對他們說，我是來養病的，我家裏的老爺遲幾天會來看我。先生，到旅館裏時我再不叫你先生，可以？”

“……”文如祇緊握着她的手。

兩道白光照在車前的地面上，車的速度更快了。

“我半年來所擔的罪名不虛擔了，有了相當的代價了。”文如歎了一口氣。

“望你和從前一樣的愛師母。我們自有我們的樂土。”

汽車急的停了。她急的從他的懷裏站起來。一座高大的洋房子站在他們面前歡迎他們。

一九二六，一，二九夜十二時於武昌

末日的受審判者

一

我們夫妻倆帶了駒兒離開了故鄉到S市來快滿三年了。我初到S市時，由美仙——妻的名——的介紹才認識她的姨母——我的岳母的妹子——並她的女兒春英。那時候春英和她的母親兩個在S市的貧民窟的大佛寺裏向寺僧租了一間又黑又髒的房子一堆的住起。春英的年歲怕要近三十了，每天從八點鐘起就到榮街——S市的一條最繁華，最大商店的大街道——的一家銀行裏去，因為她的母女的生活費是指望着這家銀行每月給她的幾塊洋錢。

“母親的年紀也高了，並且十天有八天的病着不

能起來。把她一個老人家留在這邊，我一個跑到亓埠去，無論如何我總不放心的。”春英每到我家裏來都是這樣的對美仙說。

春英在七八年前早和人訂了婚。男家的生活也不是容易，她的未婚夫五年前到亓埠謀生去了。一去五長年沒有回來。聽說近來自己創立了一家小店子，生活比較安定些了。從去年秋春英的未婚夫每月有三圓五圓的寄給她了。

“春英是過了年齡的了，孤孤單單的過了這幾年。她早就想結婚的。你看她那對眼睛，不是在渴望着男性的表象麼，怪可憐的。”春英去了，我是這樣的向着美仙說笑。

“她不是想到亓埠去麼，她在希望着我能答應她替她看顧姨媽。我是不能答應她的，你看單駒兒一身的事早夠我受用了。並且……”美仙那時又有三週月的身孕了，駒兒才滿一週年。不錯，我常聽見春英

對美仙說，“美姊家裏祇有一個駒姪兒……”下半句沒有說出來，是想她的母親亦託我們。

我們對春英是很抱同情的，也覺得她很可憐。但我們家裏不能容納姨媽也有幾個理由。第一，我雖然說是大學教授，但薪水是不能按月支領的。我來S市是友人W君——S大學的教育系主任——招我來的，他要我幫忙他，擔任心理學，論理學這兩門的功課。我初到S市來，適值大學起了校長爭奪的風潮，學校裏一個錢都支不到手，我又把妻子帶了來，一時沒有能力另租房子，自立門戶，一家三個祇好暫時寄託在W君的籬下。W君家裏的僱人有一個乳母，一個廚夫，美仙在W君家裏受他們的氣受夠了，才哭着要我到一個在S市開病院的同鄉那邊去借了些錢，租了一所又窄又暗的房子，才把一家三個容納下去，但比寄人籬下就好得多了。學校的薪水有時可以支得到幾個，但也僅僅夠維持我們三口的生活。這是不能容納

姨媽的第一個理由。美仙的身體本來是很弱的，駒兒又淘氣得很，兼之又有三個月的身孕了，若又叫她再看護十天有八天在病牀上的姨媽，這是於美仙的健康上很有妨害的。這是不能容納姨媽的第二個理由。又這位姨媽的脾氣有點怪的，她受了人的愛顧或恩惠，不單不感謝，心裏常懷着一種嫉妬，表示一種不喜歡的態度出來。她原來是個根氣薄弱的人，沒有一點強毅的力，但表面上還裝出一種不食嗟來之食的氣概。她因為有這些怪脾氣，所以對父母不大親近，對姊妹——美仙的母親——也落落不合。到了十九歲那年，還在女子師範學校的二年級就跟了一個男教員逃出學校去了。我怕她到我家裏來和美仙不合，反傷了感情。這是不能容納姨媽到我家裏來的第三個理由。

春英要維持母女兩人的生活，每天不能不到銀行去辦事，姨媽常半生不死的病着，有時一連五天或

全星期不能起來。遇着她病急時，春英又不在家，寺僧便跑到我家裏來，要美仙過去看護她。有時到夜晚的十點十一點還不得回來。姨媽病好了後，當做沒有這回事，看見美仙來了，也沒有半句感謝美仙的話。不單是姨媽，就連春英也有這種性質。有時候，姨媽不過有點傷寒咳嗽，春英便着人過來要美仙到她家裏去。美仙去了後，她便有許多事件要美仙幫她做，整天的不放美仙回來。可憐的就是駒兒，把母親臨去時給他的幾個糖餅子吃完了後，哭着要他的母親。很困倦的由學校回來的我，到這時候不能不拖着跛腿，抱了駒兒到大佛寺去找美仙回來。這就是我厭恨春英母女的最大的原因。醫生的謝儀和藥費不消說要我替她們開支，但我從沒聽見春英對我有半句謝詞。

“姨媽和我的家庭有什麼關係？如果是岳母呢，還可以說得過去。妻的姨母和我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怎樣能夠因為她，犧牲了我的家庭幸福的一大

部分！春英母女累了別人，過後便當做沒有這一回事，好像我們是有供奉她們，服役她們的義務……真的豈有此理！……”我時常在這麼想，愈想，愈恨她們。我到後來很後悔，不該由鄉間跑到S市來。我想搬家——搬到離大佛寺遠些的地方去——的動機就是這時候發生的。

美仙或許是看出了我討厭她的姨母，她不躊躇的向我表示她的態度。

“我還不是早想離開她們。她雖然是我的嫡親姨母，但她並不曾特別的愛我，也沒有什麼好處給了我。不過她找上了門時，便想不出拒絕她的話來了。”

我們說是這麼說，但到了月底她們向我們要求的款是無法拒絕的。醫生來向我要錢，車夫也來向我要錢，米店來向我要錢，炭店也來向我要錢。

下雪的一天，寺僧又跑來說姨媽的疾勢危急了。我跟着寺僧跑到大佛寺時，姨母睡在一間又窄又暗

的房子裏，沒有一點兒聲息。跑進她的房裏愈覺得冷氣襲人。

“你快打電話給醫院的院長，說是我請他到這裏來看一個急病的病人。快點兒去！”

我打發寺僧去後，又跑到廚房裏去看了一轉，炭也沒有了，米也沒有了。

“榮兒(寺裏的小僧，)你快到米店和柴炭店去叫他們快送些米和炭到這裏來。”

姨媽像聽見我來了，臥着翻轉身來，向着我慘笑。這算是我第一回看她對我的笑。黑污的蚊帳，破爛的牀蓆，薄窄的棉被，一一的陳列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心坎像受了一種痛刺。

“姨媽，我替你換一副新的被帳罷。”

“謝你……”姨媽用很微弱的氣息答應了我，再向我慘笑。

我由大佛寺出來，踏雪回去，自己一個人很歡喜

的像今日行了一件善事。心裏也不覺得春英母女討厭了。

“美仙要求你做一件棉襖給她，你沒有答應。她又要求你買一件毛織外套給駒兒，你也沒有答應。你那裏有許多閒錢替姨媽製被帳呢？”我在途中，雪花撲面吹來時，才想及妻兒的寒衣還沒有做。禁不住後悔，暗責自己不該孟浪的答應了姨媽。

二

月杪到了，身體狀態不尋常的美仙因為家計不知發了多少牢騷，也流了許多不經濟的眼淚。十一月三十一日的上午，我冒着風雪跑到學校會計處去問他要這個月應支的八分之一的薪水。

“校務維持會把這兩千塊錢議決給學生寄宿舍作伙食費了。不等到校長問題解決，怕沒有薪水可支了。”

我到此時祇能對會計苦笑。

“利用軍閥的勢力，把學校的款押着不發下來做爭校長席位的手段也太惡辣了。總之在中國是辦不出好學校來的。尤其是中樞移到學生方面去了的學校是永不得發達的。校長要學生選定，教員的去留也要聽學生的命令，校務也要受學生的干涉；那嗎還要教職員幹什麼！把學校交給學生辦去，學科也叫學生自己擔任教授——三年級的教二年的，二年級的教一年級的不好麼？”我在由學校回家的途中，愈想愈覺得中國的教育太滑稽了。

近半個月間，姨媽的身體似覺好了些兒。美仙的身體也漸漸的重了，我們便決意搬家，搬到離大佛寺遠些的地方去。新曆的年前把家搬到隔江去住了。搬了家後，我更辛苦了，因為每天一早七點鐘就要冒着寒風或雨雪過江到學校去。

不搬家還好些。搬了家後，寺僧更常到我家裏來了，連他過江的船票費都要我給他。一晚上風雨來得

很厲害，寺僧又跑了來說姨媽的舊病又發了，這回怕沒有希望了。我沒奈何的拿了一把洋傘跟了寺僧過江去。在途中的時候，洋傘好幾回快要給烈風吹斷了。斜雨淋身，衣履盡濕，兩足早凝凍得成冰塊般了。

“這真是前世的冤家！她今晚上真的死得成功，不但我們，就是春英也算幸福的。祇一次，祇今晚上一次忍耐點兒吧。”我一面跟着寺僧走，心裏恨極了。

“叫醫生去了沒有？”我在途中問寺僧，寺僧說沒有來，我們又繞道到醫院去叫醫生後才到大佛寺來。病人起來坐在牀上了，像在夢中般的又笑又哭，完全像一個鬼婆。春英嚇倒了，坐在房裏的一隅不住的打抖。

“父親早說要分給我一千塊錢，到今一文都不給”。“姊姊是個利己主義者，自己好了就不管妹妹怎麼樣了”。“人類真殘酷的，祇望同類死，望同種絕”。“啊！可怕！可怕！”病人是語無倫次的，說了許多怨天

尤人的話。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她說到“可怕”時望着牆上的人影顫慄。

“一定是幻見了什麼東西！”我望着姨媽的憔悴的臉孔這麼的想。姨媽年輕時跟了學校的教員出去，同棲了三年，他們間的戀愛的結晶就是春英。春英生後沒有許久那個教員就到鄰縣去謀生去了。姨媽在家裏便有了外遇，到後來竟帶着春英跟情夫逃走了。那個教員是很愛姨媽的，因受了姨媽的誘惑，犧牲了——物質的和精神的雙方——不少。他聽見姨媽跟了情夫跑了，失望之餘就自殺了。我敢斷定她現在所幻見的是那位自殺的教員的幽靈了。

“怕不行了，除注射外，沒有別的方法。”醫生看見這個樣子，先說出不負責任的話來了。春英聽見醫生的宣告，早哭出來了。醫生去後，我辛苦了一夜幫着春英看護她的母親。

但過了兩天姨媽的病居然的好了。我真不能不

疑她是僞病了。醫生叮囑了幾次，不要給什麼她吃，但她死逼着我要買燒餅給她吃。我想她遲早是要死的，買給她吃吧。把燒餅買回來時，她像小孩子般的搶着咬，她並不像個病人。

聽說且埠那邊來了幾封信，春英很急的想一個人跑到她的未婚夫那邊去。

有一天春英過江到我們家裏來，恰好是星期日，我也在家。

“母親近來身體好了些……這樣的守着，不知要守到什麼時候。我今決意到且埠去走一趟……可是……”春英的意思是想我們答應她把她的母親送到我們家裏來，但她有點不好意思，沒有把她的來意說下去。

“你的母親也同去麼？”我惡意的搶着問她，她的來意果然給我這一句抵住了。

“大佛寺人的說可以替我看顧母親，我到了且

埠後每月再寄生活費來給她。”春英絕望的說了這一句。

我們倆望春英回去後，心裏很難過的，像做了竊盜，怕警察來追究似的。第二天我們倆同到姨媽那邊去，問她春英到且埠去了後怎麼樣。

“唉——不要緊，不要緊！她早就該去的，都是我累了她。春英去了後，我決不會再累你們的，你們放心吧！”姨媽還是用她平素慣用的調子，嘲刺我們幾句。我們也不再久坐，就辭了回來。

春英動身的那天，美仙買了一件毛織襯衣，一打毛巾，兩罐茶葉送到碼頭上去替她餞別。春英去了後快滿二週月了，但她並沒有半張明信片給我們。

春英去後四個月，我做了第二個小嬰兒的爸爸了。我們在這兩個月中並沒有到大佛寺去看姨媽了。

自春英赴且埠後，又滿半月了。美仙身體恢復後，也曾去大佛寺看過姨媽幾回。據美仙的觀察，春

英不單沒有信給我們，就連她的母親那邊也像沒有信去的。有一晚，姨媽寄了一張明信片來，大意是說，現在舊病又發作了，春英那邊寄來的錢都用完了，不便多去信向她再要，並問我們可否籌點錢借給她。第二天我便一個人到大佛寺去。去年冬我替她製的新被，褥新，的帳都不見了。天氣也和暖了，姨媽牀上祇有一件舊爛的紅毛氈。被也是舊的，祇有蓆子是新的。此外的家具也完全沒有了。這嗎看起來，春英是一個錢都沒有寄了來給她的母親。

這天我把帶來的十元給了她。姨媽決不道謝的，她祇說，“暫借給我用一用，等春英那邊的錢寄到了後……”我給了她錢後聽見這句話真要氣死的。我不再理她，就跑往學校去了。

過了幾天，看講姨媽的寺僧又跑得我家裏來；

“春英小姐那邊去了十多封信了。她不單沒有錢寄來，連信也不回一封。她們的親戚住在S市的祇有

先生這一家了。我們寺裏的房租錢我們當然不敢向要的，不過這半年餘的伙食……”寺僧說到這裏停頓了一忽。“先生這邊如果不能招呼她，那嗎送她到孤老院去可以不可以？我這回來是要先問問先生的意見。”

我給了點錢給寺僧，叫她再等一二個星期，因為 S 市和 H 埠間的郵件兩個星期就可以往復。寺僧去後，我寫了封很嚴厲的信——當時氣忿不過，一氣的寫出來，寫得太過火些了——登即寄到 H 埠去。過了半個月，春英的覆信來了。她信裏說，她現在有了六七個月的身孕，不便回來接母親去。她信裏又說，再過二三個月，她輕了身後再回來 S 市接她。她信裏最後說，她未回來 S 市以前，一切還要望姊夫照料——春英常叫我姊夫。

這真是個難題了。把姨媽真的送到孤老院去麼？慢說對社會無詞可說，就對美仙的面子上也過不去。

沒有法子，祇得把姨媽接到家裏來。但是過了幾個月春英還是沒有信來，姨媽的病也就日加重了。

姨媽自來我們家裏之後，每四五日就要發病一次，昏迷不省人事，弄得美仙一天到晚不得空。姨媽元氣好的時候又拖着美仙東扯西拉的說些我們不願聽的話，氣得美仙說不出半句話。她高興的時候便跛到廚房裏來把所有的食物吃得精光。

“又要到學校上課去，又要做小說，也太辛苦了。”有時姨媽半嘲笑的對我說。我那時候因為學校的薪水支不出，不能不作一二篇文章拿到書店裏去換些稿費來維持生活。我為生活問題正在苦惱着的時候，聽見她的嘲笑，真的想一拳的搥下去。

“在S市住的祇我和你兩個人，有血肉關係的……”姨媽對美仙說這句話時，她的臉色異常的可怕。受着病魔的威壓的姨媽身上沒有人類的靈魂，祇有魔鬼的靈魂了。若她再生存十年，二十年還不會死

的說話，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她也就在後面緊追着來，那嗎我們的家庭幸福終要給她像撕紙片般的撕得一點不留了。我們倆因為她的事常常口角。

三

好了，我們有了好機會把姨媽送到H埠去了。H埠的春英來了信，說她月前生了一個小孩子。姨媽聽見她已經有孫子了，就想早點到H埠去。自接春英的信以來，每天昏沉沉的不住的一邊叫春英和初生的小孫兒的名，一邊痛哭。

“她這樣的想到H埠去會春英和孫兒，我們就打發她到H埠去吧。”我們夫妻倆幾晚上都是這嗎的籌商。不消說我想送姨媽到H埠的動機不單是為她想看初生的孫兒，我的心裏面還潛伏着有殘忍的利己的思想，就在美仙面前也不便直說出來。

我們替姨媽把幾件的簡單的行李收拾好了，出發的日期也到了。出發的前一晚，我們真擔心地萬一

明天發了病，不能動身就糟了。到了第二天，下了點微雨，我還是硬把姨媽送到停車場去。

“如果姨媽還沒到H埠，在途中死了的說話，那時他們把姨媽的遺柩送回來時，那怎麼了呢！”我們送了姨媽出發之後都為這件事擔心。姨媽實在是太弱了——能不能平安到H埠還是個問題。自姨媽去後，我們倆常坐至夜深推度着姨媽在途中的狀況。這幾日間我心裏起了一片黑影子，常在自責。

“姨媽的命是你無理的把她短縮了的，”自姨媽去後，良心的苛責使我不曾度過半日快愉的生活。

“她是想見女兒，想見孫兒去的，就死了也是她自己情願的。”我常把這些話來打消自責之念，但心裏的一片黑影是始終除不掉的。

過了三星期，H埠有信來了。信裏說，姨媽到H埠後每日很歡喜的抱着才生下來的孫兒流淚。春英

的信裏並沒有半句對我們道謝的話。但姨媽還是死了——到H埠後兩個月就死了。

由此看來，姨媽的命運是我們把她短縮了的。她是我們催她快死的。如果我們不把姨媽送到H埠去，留她在S市，很親切的看護她；那嗎她的命或可以多延長一年半。姨媽的的確確是我們把她殺了的。我們的生活雖然窮，但養姨媽一年半的力量恐怕不見得沒有吧。我們所怕的是看護她的一件事，但這也是稍爲忍耐些就可以做得到的。姨媽在我們家裏，美仙雖然很勞苦；但這也不是趕姨媽到H埠去的正當理由。

我們討厭姨媽母女的理由是她們的冷酷態度，一面要受人的恩惠，一面又抹殺人的好意。她們的眼睛像常在說，“我們不是親戚麼？我們不窮，還要來乞你的援助麼？這一點兒的生活費的通融算得什麼！也值得誇張的說恩惠麼？”春英母女的這種態度就是我

們不情願資助她們，不本意的資助她們，的重大原因。到H埠去後一張明信片也不給我們，在S市的時候常把冷酷的眼光對我們，“以後不再累你們了，不再受你們的白眼了。”的春英的可惡的語氣：這一切印象竟把我的復讎的注意力引向她們那邊作用了。因為這些小小的不快的印象，望着一個老人的病死而無惻隱之心的不加救濟。像我這一個人類——高等肉食動物的體內是有殘忍的血在循環着的。

閒話還是白說的，姨媽終是死了。她的壽命是做了人類感情衝突時的犧牲，做了我的冷酷的性情的犧牲。我此刻才知道我是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和仁慈。莫說對姨媽，就對自己的弱妻幼子還是一樣的利己的，殘酷的。我如果少和朋友們開個什麼懇親會，那會費就儘夠姨媽一星期的伙食了。我若少買幾部無聊的書籍，也就夠姨媽一個月的用費了。死了之後決不會再生的人類誰不想把他的生命多延幾天。平

心而論，姨媽的生命可否多延長一年或半年的權力全操在我們手中，但我竟昏迷的把這種權力惡用了。我因為利己的思想和因家庭的幸福終把姨媽的生命短促了。我一面憎惡自己有這樣殘忍的思想，一面又自認自己的殘忍的行爲。

三年前的冬，我在學校支不到薪水，一肚皮的悶氣沒處發洩，回到家裏看見美仙替駒兒多買了一頂絨織風帽，便把幾個月來所受的窮苦的悶氣都向美仙身上發洩了。我罵美仙全不會體諒丈夫，全不知丈夫失的辛苦；我又罵美仙是個全沒受教育的野蠻人，沒有資格做一家的主婦，最後我罵美仙快點兒去死，不要再活着使我受累。駒兒臥在他母親的懷裏，聽見我高聲的罵他的母親，嚇得哭出來了。美仙也給我罵哭了，低着頭垂淚不說話。像我這個利己的高等動物對妻子尚且如此的殘酷，對姨媽更無用說了。其實我罵美仙的前一天和幾個友人還到西菜館去吃了兩塊多

錢的大菜，美仙買給駒兒的風帽祇值得一塊錢。美仙有時多買些肉——她是爲我和駒兒多買些肉——我便向她警戒，要她節省之上再節省。美仙沒有話回答我，祇歎口氣。

春英由瓦埠回來時，不知作何態度對我們呢。那時候我們要很親切的招呼她了，我刻薄了姨媽的罪也許減輕幾分。但自姨媽死後，半年，一年總不見她有什麼消息給我們。我們又忍不住要說春英是忘恩負義的人了。其實我何曾有什麼誠意的恩惠給她呢！

四

姨媽死了兩週年了。

今天早上春英竟出我們意料之外的帶了她的兒子——在瓦埠生的兒子——來訪我們。像母親般的臉色白皙得可愛的小孩兒，不過身上穿的衣裳稍爲舊點兒，髒點兒。春英來後坐了一會，祇說了兩三句許久不見的話，便很率直的向我們借錢。

據春英說，她早和H埠的丈夫離了婚。她的丈夫僅給她一份盤費叫她回S市來。我後來聽見H埠回來的友人說，春英的這個兒子並不是她的丈夫生的，是一個水客（來往S市和H埠間，以帶郵件和貨物為職業的商人）替她生的。春英初赴H埠是她的未婚夫託了這位水客帶去的，春英未到H埠以前先在海口的旅館裏和這位水客成了親。她和她的丈夫離婚恐怕是這個原因了。

不幸的小孩子！我望着春英的兒子，心裏把他和我的駒兒比較時，覺得我的駒兒幸福得多了。由此看來，叫我們不能不相信命運。我覺得春英的兒子可憐，很想把駒兒的玩具分點兒給他；但春英儘管在向我們說她的兒子如何的可愛，如何的可憐，對於駒兒兄弟——這時候駒兒跟乳母出去了不在家裏，小的在裏面睡着了——並沒有問半句；我又覺得她太不情了，終把她厭恨起來了。我決意不借錢給她也是

在這一瞬間。我這時候恰好手中也沒有錢，不過要用的時候，向友人通融二三十元也未常做不到。

她那對小眼睛裏潛伏着的冷酷的眼光！純白色的全沒有和藹的表情的臉孔，貪慾！偏執的性格！沒有一件不像死去了的姨媽！

“你們都是我前世的冤家！你們不死乾淨，我是沒有舒服的日子過的！”我同時感着一種不快和脅逼。我忙跑回樓上去，祇讓美仙一個人陪着她。我在樓上時時聽見春英的冷寂的笑聲。

吃過了午飯，春英帶她兒子回去了。我跑上樓上的簷欄前俯瞰着春英抱着她的兒子的可憐的姿態。兒子倒伏在春英的肩上哭，說不願回去。

“媽媽買糖餅！買糖餅給阿耿吃！（阿耿是她的兒子的名）不要哭，不要哭！媽媽買糖餅給你吃！”

我望見這種情狀，登時感着一種傷感的情調。假定那個女人是美仙，她懷中的小孩子是駒兒時，是何

等慘痛的事嘞！

“她真的這樣窮了麼？”我跑下來問美仙。

“她說好幾個月沒有吃牛肉了。你看那個小孩子不是不願回去麼？”

“是的，她穿的那對襪子真髒極了。她怕祇有這一對吧。她是很愛好看的人，有第二對襪子還不拿來換上。這幾天下了雨，她又不敢洗。”

“她今天回去是要洗的了。”美仙說着笑了。

我們是何等利己的嘞。春英正在愁眉不展的時候，我們漠不相關的還把她當我們的話題。

“她告訴你她住在什麼地方？”

“她說是三司街的第四條胡同。她沒有明白的告訴我。”

“她有說住在誰的家裏沒有？”我聽見春英住在三司街，心裏對她回S市後的生活有些懷疑。

“她沒有說住在誰的家裏，大概是自己租房子吧。

她像不願意我們知道她的住所，她像有什麼事怕我們知道似的。我疑她回 S 市後又姘上了誰。”

“這都是父母造的孽。姨媽如果不和春英的父親離開，春英也是個體面家庭的小姐。因為姨媽有了那回事就自暴自棄了，春英也跟着自暴自棄了。”

“可憐是很可憐的。”美仙歎了一口氣。

“．．．”

“可是我們那裏能夠終身供給她呢！答應了她一次，第二次又要來的。所以她說到借錢的事我一口就拒絕了。”

“．．．”

我心裏想，若我所懷疑的春英近來的生涯不會錯，那嗎春英算是世間最可憐的人中的一個了。她來向我們求助——姨媽死後第一次的求助——我們竟殘酷的把她拒絕了。我愈想愈敵不住良心的苛責，我也不和美仙再說什麼，換好了衣服一個人出去。

我最怕的就是紅着臉向友人告貸。我寧可給他們打幾個嘴巴，真不情願開口向他們借錢。是去年的冬季的事了，我這小家庭的人都犯了傷寒症，給醫生的謝儀幾塊錢都沒有了。我扶着病叩了幾位友人的門，不知受了多少侮辱，最後才借了七八塊錢回來。從那時起我發誓不再紅着臉向人借錢的了。今天爲春英的事，不能不取消前誓。

我向學校的同事借了三十元就跑向三司街那邊去。到得三司街時太陽快要下山了。我按着胡同一條一條的數。各胡同口都站着三兩個滿臉塗着脂粉的女人。我心裏異常難過的想折足回去。後想已到了這邊來，就不能不把自己的目的達到。

我進了第四條胡同，便聞着一種難聞的臭氣。這條胡同有七十多家的人家，天時又不早了，祇得找了當頭的一家問她們春英住在那一家。我站在門首便望得見廳裏面有三四個塗脂抹粉的女人。一個還在

梳裝，一個赤着膀子在換衣裳。一個袒着胸膛，露出雙乳，對着鏡向胸都抹粉。還有一個像裝束好了的，她看見我便提高喉嚨。

“請進來坐嗎！”

我滿臉緋紅的，把帽子脫了一脫：

“對不起得很，我想找一個人名叫春英的，她住在那一家？”

那女人聽見我指名找人的，臉上便不高興起來了。

“媽——這邊有叫春英的麼？”那個女人問了後，一個年四五十歲的女人跑了出來笑向着我點頭。

“這邊的姊妹沒有叫春英的，莫非是新來的麼。”

“她怕不是你們姊妹行中的人，她是才從且埠回來的，帶着一個小孩子，年紀約有三十一二了。”

“啊——老桃！她住在二十七號，從那邊數去，第十四家就是她家了。”

我向她們點了一點首，道謝了後走出門外時，還聽見她們在笑着說。

“這怕是她的老知交了。她一個月平均沒有一晚有生意的。莫非交了好運麼。昨晚上她接了一個酒店裏的工人，今晚上又有這嗎一個斯文的客。”

我雖然心裏不情願聽，但好奇心要逼着我站着聽。原來春英早就回來了！我愈想愈覺得春英可憐。她是不情願到我們家裏來的！她很失望的就是住在這胡同裏的職業還不能維持她母子的生活！她不得已才到我家裏來！我還對她爲禮儀上的形式上的苛責，我真是殘忍極了的人！“你看她對她的兒子如何的負責任！你把你自己和她比較看看，”悲楚和羞愧交逼着我，禁不住眼淚直流的了。

春英出來望見我，很羞愧的垂着兩行淚。

“我回 S 市來有三個多月了。因爲自己命薄沒有面目到美姊家裏去……”春英的聲音咽住了，伏

在門壁上哭出聲來了。

“不要傷心了。最好是離開這個地方。出來後再設法吧。”我也垂着淚，找不出別的話來安慰她。

“我想回鄉下去。我今天是想向美姊借點旅費回鄉下去。”

“回村裏去也好，你回去後也不必客氣，困難的時候只管寫信來，我盡我的能力有多少寄多少給你。你把你那個孩子撫養長成了就好了。”我不能再在這胡同裏久站，也不忍在這胡同裏久站，我把帶來的三十元給了三分之二給春英。

“姊夫的恩，我今生是無能圖報的了！……”春英垂着淚低下頭去。我平日希望春英對我的謝詞她今晚上不吝惜的說出來了。但我聽着這個謝詞像有把尖利的小刀向我的胸前刺來，我感着我的雙頰像給火燃着般的。像我這樣的利己的，殘忍的人也配受她的謝詞，受她稱恩人麼？

五

我由三司街出來，覺得自己的身體輕快了許多。精神也舒服了些。我走到最鬧熱的榮街上來時，下了一點微雪。我把剩下來的十元買了一件毛織外套給駒兒。此外買了幾尺布，買了一大包棉花是給美仙做棉褲的。美仙兩年前就要求做棉褲給她，我不單不答應，還要罵她幾句，說她年輕，並不是老年的人要穿棉褲，有了夾的夠穿了，還要花錢做什麼。把東西買好了後，我便跑進一家西菜館裏去喝了兩盅葡萄酒，吃了兩碟大菜。由西菜館出來時，我懷裏還有七八個銀角子和十多個銅角子。我走一步，懷裏的銀角子和銅角子便相擊撞的亂響。在這瞬間我覺得我居然是一個富翁了。平日我看見坐着汽車飛駛的人是很痛恨的，今晚上飛駛着汽車的人不會引起我的反感了。在江船上看見了許多我平日最痛恨的軍人和資本家，但今晚上他們的臉孔不像往時那樣的可厭了。

過了江還要走幾條黑暗的街道才回得到家裏。我帶着點酒興覺得今晚上的踏雪夜行是很有意味的。我在近碼頭的一條黑暗街道上發見了一個勞動者拖着一駕很重贅的貨車走不動，很辛苦的在喘氣。我把手裏抱着的買來的一包東西放在他的車上，用盡我的雙腕之力在車後幫着他推。貨車突然的輕快起來，那勞動者嚇了一跳，忙翻過頭來望車後。

“哈，哈，哈哈！”我望着他笑。

“先生，謝謝你！”那勞動者也笑着向我鞠了一鞠躬。

“你到那一條街去的？”

“我到維新馬路的。”

“那嗎我們是同路”

“先生也到那條街去嗎？”

“是的，走吧！我們走快些。”

他在前頭拖，我在後頭推。兩個哈哈的笑着過了

一條街道又一條街道。到了維新路口我們要分手了。

“像先生這樣的善人我真的沒有見過。”他再三的向我鞠躬。我有生以來今晚是第一次聽見他人稱我做善人。

我走到家門首了。酒意沒有退，雙頰還是紅熱着的。奶媽出來開了門，我急急的跑到妻的房裏去。美仙正在低着頭替駒兒縫補衣裳。我把買的東西擱在擡上的一隅。美仙待要站起來，早給我抱着了。我在美仙的雙頰上亂接了一會吻。

“狂了麼？……酒臭。”微笑開始在美仙的唇上發展。我把買回來的駒兒的小外套和她的棉褲材料給她看，微笑愈把她的雙唇展開了。妻把小外套看了一回，又把布的顏色在燈下檢視了一回。

“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來？你那裏有錢買這許多東西。”美仙笑着說了後，坐近我的膝邊來。

“你不討厭我了麼？近這幾天來，你的臉色是很

不好看的。我這幾天真怕你要發脾氣。”美仙的眼睛裏早鑲嵌住幾粒金剛石。

“美仙，你說些什麼！我到死都是愛你的！死了後還是愛你的。”我一面說，把隻手加在美仙的肩上了。

“真的？你不厭棄我？……世界中除了你……”美仙的眼淚終於掉下來了。

“自你到我家裏來，除苦勞之外沒有一點好處到你身上。美仙，對不起你的就是我。除了你還有人能受我的愛麼！”

“不，不，我是喜歡苦勞的，苦勞是我自己願意的。你真的永久愛我？……”美仙垂着淚像小女兒般的飛投到我懷裏來緊纏着我的胸膛。她的黑瞳裏的幸福之淚是很燦爛的。

“把駒兒叫醒來試試外套合穿不合穿。”我一時高興的想叫醒了駒兒抱着他耍。

“等明天試罷。天氣冷，莫着了涼。他醒來時非等

二三個時辰是不睡的。”美仙微笑着向我說。

“像我們這樣貧苦的家庭，你也感着幸福麼？”我今晚上才感知我們是幸福的。

“幸福啲！有你在我們母子的身邊，我們是幸福的。”美仙今晚上像處女般的雙頰緋紅的表示她的羞慚。

駒兒和駱兒呼呼的睡在牀的一隅在做他們的幸福之夢。和駱兒並枕睡着的就是美仙，她今晚上像很信賴她的丈夫，微笑着在做幸福之夢。她今晚上是很安心的入睡鄉了。我望着這三個可憐的靈魂，覺得她們母子未免太過信賴我這利己的，殘忍無人性的人了。我同時又覺得我實沒有資格做她的夫，做他們的父。美仙時常是這麼樣的對我說：

“你如果死了呢，我也立即跟着你去的。”這雖是女人通用的口吻，但她是決不說謊的。如果妻比我先死，我怎麼樣呢？我縱不續娶，也不能跟着她死。我們兩人間的愛是有這樣的一個異點。但這是美仙推度

得到的。她並不奢望我要和她愛我一樣的愛她，她祇望我有點兒愛她，她就滿足了。

祇一件棉褲子的材料，就把她一切的悲哀趕開了，她就很安心的熟睡了。美仙喲！可憐的美仙喲！你自嫁給這個利己主義者以來每天在渴望着愛！像我這個利己的殘忍者幾把你的愛苗枯死了。我祇給很微很微的一點兒愛給她，她竟把自己的生命來作交換條件。這樣的看起來，我是個罪無可赦的利己的高等動物——春英的淚固不能感動，就美仙的美麗純潔的淚也不能感化的動物！

我坐在燈前正在沉思，駱兒哭起來了。何等可愛的美麗的啼聲！我望着美仙的微睜的倦眼，解開她的衣衾，露出一隻乳來給駱兒吃。

“幾點鐘了？還不睡麼？”美仙微笑着望了我一回，又閉着雙目睡下去了。

一九二四，一一，二八，夜十二時半於武昌

聖誕節前夜

—

“呼呼呼……嗚嗚嗚……”

室外的寒風刮得很厲害。年數久了的玻璃窗扉振動得索索地作響。窗和門都很嚴密地關閉着的吳萍初的病室裏，黑洞洞的看不見一個人影。祇聽見給軟薄的白紗帳垂壓着的睡榻裏有人在咳嗽。

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女郎，雙頰給北風吹得緋紅的跑到吳萍初的病室前，左手抱着一大包東西，緊壓着她的胸膛，右手卻伸出來敲門。女郎的衣服穿多了，隻手抱了這樣一個重大的包裹，看她很不容易似的。她敲了一下，即推開那病室的門，走進黑暗的病

室裏，她進去後，隨手又把門關上。

“我喉乾得要死了！還不快給點茶我吃麼。靜仙？”
萍初在病榻裏哀懇的並且悲恨的喘着說。

“吳先生 是我，不是吳夫人。先生要茶吃麼？等我倒給你吃。不，等我先開上了燈火然後給茶你吃。”
這個女郎很溫和的說。她年紀雖小，也像知道安慰病人是我們人類應盡的義務。

病室裏的洋燈火開上了。低垂着的紗帳給從窗隙進來的風吹得在微微的震動。

吳萍初的病室裏的陳設很簡單。病室是B病院的第二棟，內科病室的樓上第四號室。病室向東偏北，面前就是騎樓。室的西壁開有玻璃窗扉的大窗口，窗扇緊緊的閉着。病榻靠着北方的壁。靠着南壁有一張很純樸的長檯。檯上陳設都是茶瓶藥罐一類的東西。西壁大窗下安置有一個皮衣箱和一個木櫥。接近室門，和病榻作垂直方向也設有一個很簡單的

睡床，大概是看護病人的吳夫人的了。

那個女郎給了吳萍初一盅溫茶後，一面忙開着剛才帶了來放在檯上的包裹，一面和萍初說話。

“吳夫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先生？”

“剛……剛才！剛才替我檢了體溫。她說要到醫生那邊去報告溫度，就出去了！去了這麼久還不見回來！”萍初喘着說了後，又咳嗽了一陣。

“出去了多久？多少點鐘出去的，先生？”女郎一面解開那個包裹，一面像無意識的問。

“……”病榻內的病人沉默着。

女郎若揭開帳來望一望病人，就會看得出他抱着一件很深祕的疑慮，在煩惱着。

又有人在病室外敲門，驚破了室內的沉寂。

“珍姊兒！快回去！利牧師娘在找你！她專爭着你來！你回去！”嬌小而銳利的聲音很淘氣的在室外叫。

“就來了。做什麼？有什麼事？”病室內的女郎用

一種溫柔的音調低聲的答。

“利牧師娘等着你！她房裏的杉樹上的色紙帶 (Tape) 還沒有掛上，白蠟蠟兒也還沒有裝上！她等你回去幫助她快把她家的杉樹裝綵起！”嬌小而銳利的聲音還在室外像唱歌一樣的一句一句的唱着說。

“不要叫了；不要大聲的叫了！噪着吳先生不安。”女郎說了翻轉頭來望着病床。

“吳先生，吳先生！”

“唔……”

“明天是聖誕節，是耶穌基督的聖誕節。這兩盒牛奶餅是韓先生送給先生和夫人的。這一籃蘋果是我的爸爸送給先生吃的。我要去了。吳夫人還不見回來。先生還要茶吃麼？”叫做珍姊兒的走到榻前，揭開帳兒，把病人枕畔的茶盅兒取了出來，放在檯上。

“回去替我多謝你的爸爸。也替我謝謝……今天院裏是誰值日，是韓先生麼？”吳萍初若有所感觸

的問那個女郎。

“瑾妹兒，今天是你爸爸值日麼？”

“是的，爸爸今天在院裏坐大椅子坐到天黑。”嬌小而尖銳的聲音還在門外叫。

“吳先生，我去了。明天再來看你。望你今晚上安睡。我們今晚上是不睡的，等山大庫勞斯到來。”珍兒輕手輕足的出了病室，隨手把病室的門帶上。

站在寒風裏的小瑾兒看見珍兒出來了，伸出一雙小手想把珍兒的腰抱着，隨後又把頭撲到珍兒的胸膛上來。

“去罷？快去罷？你看天快黑下來了，還在淘氣麼？”珍兒把左手加在瑾兒肩上，並肩的行到樓梯前下樓去了。

“你不怕麼？你敢在他房裏站這麼久！”兩個小女兒下了樓後，瑾兒蹙着雙眉，掀起上唇，露出兩列白齒，仰望着珍兒的臉質問。

“爲什麼？怕什麼？”珍兒不解小瑾兒所懷疑的是什麼一件事，俯瞰着瑾兒的天真爛漫的可愛的臉兒笑問她。

“媽媽說吳先生的病會傳染給人的。珍姊兒，肺癆病是怎麼樣的病症？”

“那裏就會這怎快傳染給人的，又不是常和他一塊兒住。”

“那嗎吳夫人也是患肺癆病麼？是的，吳夫人今天下午在院裏我爸爸那邊嘮叨了半天。我爸爸催她回去看吳先生，她總不回去。”

向着兩個小女兒迎面來了一個近三十歲的女人。天快黑了，辨不出美醜。

“吳夫人麼？吳先生等着你呢，快回去罷。”珍兒望着那女人說。

“知道了。”那女人像很哀愁的，在正刮得厲害的寒風裏，曲着腰急急的向第二棟的病室樓上去。

二

近年來B教會在K市所舉辦的事業算頂發達了。尤其是在K市所辦的B醫學校和附屬的B病院爲最有成績。

因患肺癆病進了B病院的吳萍初，和現當B病院的解剖助手的韓蔚生是從前在B教會的中學校的同級生。

聯絡在他們間的事情很複雜，要追溯到他們的中學時代。那時候的吳夫人不叫吳夫人，叫做劉靜仙，也是B教會的女子中學的一個學生。

男座席和女座席雖然不同，但每禮拜日男生和女生都要到禮拜堂去會合着做禮拜的。

秋高氣爽的一個禮拜日，韓蔚生在家裏吃了早飯就跑到禮拜堂來安排椅席和整理讚美詩及聖經，一冊一冊的分配在各人的席位前。因爲韓蔚生的父親是B教會的牧師的一個，也是女子中學的國文教

員。今天是輪着蔚生的父親說教，所以他早早的就跑到禮拜堂來替他的父親整備一切。

蔚生的腦上深刻了靜仙的印象就在今天早上。

靜仙當然不是今天初到禮拜堂的，蔚生也當然不是今天才會她；不過他的腦裏有她的印象，意識中有她的存在，卻的確是由今天——晴爽的禮拜日早晨始。

他剛剛分配聖經和讚美詩到女席上，由禮拜堂門首進來的就是靜仙。

“蔚哥，這麼早！”她說了後，笑吟吟的抿着嘴望蔚生。

扁桃式的，把頭上的黑髮三分七分分作兩部，後面還是總括着打了一條辮子。灰黃色的羽紗上衣和黑裙。湖水色的襪套映着藍質白花的時式女鞋。耳後和頸部的肉呈半透明的蛋白色，雙頰就像初熟的蘋果。

“美得很！”在性慾初期的蔚生對女性的色和香的感觸異常的銳敏，這個“美得很”的讚詞幾乎衝口而出。

啊！我想起來了。她是我們同一條街巷裏的劉舉人的小姐。她也曾和一羣女學生到我家裏來找我的父親。女性羣集着，女性美是比較難發見的。果然不錯，女性是要單獨的一個一個的賞鑑。其實蔚生何曾在禮拜堂暢意的賞鑑過女學生來？他怕他的父親責罰，不敢常把視線飛到女席上去。天假之緣，今天得了個好機會，對劉靜仙得盡情的飽看一番。

“……”想找一兩句適當的話來和她談談，但總覺很羞澀的，一句話都說不出。到後來僅找到了一句：

“你也這麼早。”說了之後，怕有人進來看見，飛一般的跑回男席裏去了。

自後蔚生一星期中總有兩三次回家去看他的母

親了。

男子中學校距女子中學校約有兩里的路程。由男子中學校出來，面前朝着一條溪水。渡過一道木橋到小溪的西岸，沿着溪堤折向東邊下流就是女子中學校了。溪堤叢生着柳樹，梅樹和竹，站在男子中學校門首望不見女子中學校。但女學生放學回家的都要經過男子中學的門首，再經過禮拜堂の後園，才出得官道上。在男子中學門首的橫橋上望着一羣女學生放學出來的就像神話上說的一羣仙女由森林裏跑出來。

蔚生每天放學後不論回家不回家都要跑到學校的門首木橋上躑躅。

“韓君！還早呢！Schöne 還沒有來。哈，哈哈！”一個愛淘氣的同學站在小溪的對岸，大聲的叫。

蔚生在學校門首的溪堤邊和靜仙相遇過幾次，也一路的回家過幾次了。未見之前像積蓄了許多話，

一見面就要一五一十的對她說。但會見之後又一句話都不會說了。

“呃！來了呢！那邊慢慢來的不是她麼？”蔚生每次望見她都是這樣的暗地裏對自己說。心房的血也同瞬間的噴騰得激烈，禁不住臉紅耳熱。

“回家去麼？”

“是的。你也回去麼？”

他和她每次會見時的交談祇有這兩句。他看見她不很說話，也就不敢緊追隨着她，他常保持着一箭的距離跟在她的後面，同在官道上走。他們一路回去，彼此都沒有交換過第二句話。走到她門首時，她祇含笑着向他點一點頭跑進去。他這一天的心願就算償了。

那年的聖誕節到了。過了這回的聖誕節，蔚生十九歲，靜仙也十七歲了。

聖誕節的前晚，B會的信徒和在B會學校念書

的人都在禮拜堂聚會。那晚上的餘興是電氣映畫劇。蔚生預先兩三個時辰到禮拜堂去幫助他們搬理堂內一切的裝飾。他經過靜仙門首時，她和她的才七歲的妹子都換上了新衣服站在門首，像在希望着黃昏趕快到來。

“是到禮拜堂去麼？”靜仙斂着笑容很正經的問。

“你也去麼？”蔚生今天陡然的膽子壯起來了。

“是的，我要去。要遲一刻。妹妹也去。”

“那麼在禮拜堂再見。”

僅僅這幾句的交談，今晚上引起了蔚生無窮的勇氣。

“今晚上去遇見她，我所懷想的一切非告訴她不行了。”蔚生在赴禮拜堂的途中一面走，一面對自己說。支配着他和她的運命像非在今晚上決定是再沒有機會的了。

三

儀式開始了。合唱，獨唱和基督的歷史的講演也快要完了。講演完後就演映畫劇了。

“她怎的不見呢？”蔚生從裏面跑出禮拜堂門首來東張西望。站了一會又跑進去，視線飛到女席上不住的回旋。今晚上的女席位都占滿了，坐不下的還緊緊的在後面擠擁，蔚生在女席裏找不着靜仙的影子，又急急的跑出禮拜堂來張望。張望了一會，又跑進來望堂內壁上掛的大時鐘。

堂內燈全熄了。映畫劇開始了。

“絕望了！此刻是九點多鐘了！太晚了，她不能來了！”他遠遠的在男席後面占了一個席位。映畫劇裏面演的什麼，他一點沒有感覺到。

黑暗裏像有人站在他身後。一種耐人尋味的香氣隨着空氣的振動，侵入他的鼻孔裏來。他正待翻轉身來看。

“不得了，這樣的擠擁着！”

“你什麼時候來的？”他驚喜着問。

“早就來了，我們的席位在前面呢。我來了沒有一刻，後面就黑壓壓的擁了一大堆了。”她無意中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來了。一種耐人尋味的香氣一陣一陣的鑰進他的鼻孔裏來，他像吃醉了的人，一身軟洋洋的沒有氣力了。

“怎麼我沒有看見你？”

“我看見你跳了出去又跳進來，跳進來了又再跳出去。你却看不見我。”她說了後掣條雪白的手巾掩着口笑。一種特別的香氣從她的手巾裏放散出來。

“……”他仰起頭來癡望着她的臉兒。禮拜堂裏的人們都很熱心的來看映畫劇，沒有人理他和她兩個。

不知那一瞬間他們兩人的指尖無意中接觸着了。彼此都覺着對手方絕無抵抗，便用盡生平之力運

到掌尖去，緊緊的握了一刻。同瞬間雙方的生理上都感着一種有快感的刺激。

靜仙放鬆手後，把頭低送到蔚生耳邊，很低聲的，

“今晚上送我和妹妹同去使得？”

“……”蔚生點了一點頭，覺着雙頰發熱。

“妹妹在等我，要我回前面去了。”她脫了手，向女席的人叢裏去了。

夜深了，禮拜堂裏的人散了十之八九。七分滿的月球才從遠遠的山巔上現出來。

蔚生和靜仙並着肩跟在她妹妹後面，在坦直的官道上走。散了會的人們都急急的想快到家去，沒有一個注意他們他們。三個走得慢，到後來浴在淡碧色的月光裏的，祇有他們三個了。

他和她並肩行了一會，都沉默着，月輪更高了。

“你中學畢了業了，是麼？”她突然的抬起頭來仰

望他。他的冰冷的臉上微微的感着他的呼吸氣溫。

“唔……”

“明年打算進什麼學校？”

“我打算就進這裏的醫學校，”

“不到省城去麼？我的表兄吳萍初說，他明年到省城去進大學預科。”

“……”他有點恨她不能了解他的經濟上的困難。

“你不到省進B總會的神學校，學當牧師麼？人人都說韓先生要你當牧師。”

“我的父親也對我說過。但我想甯可回鄉下耕田去。”

他們再沉默着行了一會。

“吳萍初你認得？”此時他先發言了。

“自己的表兄，怎麼不認得？他常到我家裏來，他的母親和家裏的母親是姊妹。你和他同級？”

“不，同學年，不同級。我在甲級，他在乙級。”他很失意的說。

“他是很活潑的，很愛淘氣的，是不是？”

“唔——”他從她的口裏聽見對吳萍初的讚詞，禁不住感着一種嫉妬的戰慄，

蔚生那晚上回來一直到天亮沒有睡。

蔚生畢了業，靜仙的學校也放了假，都不到學堂去了。

一天傍晚的時分靜仙的妹妹送了兩盒牛奶餅過來，說是她媽媽送給蔚生的母親的，蔚生一家人正在圍着一張小檯子吃晚飯。

“你這牛奶是誰送給你媽媽的？”蔚生的媽媽問那來的小女兒。

“吳姨丈昨晚回來了，今天送了幾盒牛奶餅來。爸爸說要轉送兩盒韓先生。”

蔚生的父母今晚上說了許多他聽見難堪而且失

望的話。

“劉舉人家裏幸得有這個有錢的姨丈，每年家計上受他的補加不少。”蔚生的母親異常歎羨的說。

“那個老腐敗死守着孔，孟之道，不懂時勢，不順潮流，安得不在家裏吃老米。親戚的補助也能久靠麼？”

“聽說他那吳姨丈到的地方是很多金子的，所以叫做金山，所有去的都帶了許多金子回來。蔚兒畢了業沒有事幹，我想叫他跟那吳姨丈到金山去，搬點金子回來。你看那個吳姨丈前次回來買了許多田，聽說這回回來就要做新屋了。”

“什麼金山！南非洲的英國殖民地東倫敦！他在那邊還不是和這邊一樣的做生意！”

“我看劉舉人要與吳家親上加親的結親戚了。”

“你說他的女兒靜仙的婚事麼？那個女兒的性質倒很好，不過身體弱些。那個劉舉人一定把那個女兒

送給吳家的。”蔚生的父親笑着說。

“前幾天那個女兒的叔母劉三嫂還過來和我說笑，說要替蔚兒做媒。”

‘罷了，罷了！劉舉人把女兒送到教會學校去念書，已經十二分的開通了！還肯把女兒送到我們基督教信徒的家裏來麼？’

蔚生聽着父母今晚上的會話，心裏十分難受。若不是坐在父母面前，他早就流下淚來了。

四

過了年，蔚生昇進本會的醫學校肄業了。靜仙也昇進了女中學的三年級。

蔚生對靜仙的戀愛的熱度一天一天的增高。他有时思念及他父親所說的，也知道他和她的中間有一個不容易填塞的很深的溝渠。但他總想盡他的能力去把這個溝渠填塞。

“她和我結婚幸福呢？和她的表兄結婚幸福呢？

不消說誰都會說她嫁給吳萍初幸福，要使所愛的人幸福，我就該放棄我對她的戀愛。要使她幸福，我以後就永不久不會她罷。”他有時也知道完成她和他兩人間的戀愛是不容易達到的，所以常對自己發一種悲觀的語調。但一遇見她時，像狂潮一般的熱血又湧上腦裏來。

“她就是我的生命！沒有她我當然活不着。早日對她表示我的誠意罷。祇要她一個人同意，祇要能把她的心捉着，其他的人的反對就可以不必管了。”

蔚生自進醫學校後對靜仙不像從前那樣羞怯了。他並覺着自吳萍初往省城去後，靜仙對他更親密的接近了。他們間時常有意在言外的短簡往來，也常有深進彼此心坎裏的甜蜜蜜的會話。

半年間她們倆像醉着一般的，很歡樂的，不但維持繼續着，並且增高了他們間的純潔的戀愛。

盛夏之夜——炎暑退了，氣溫適宜的夏之夜，靜

仙跟着她的母親散步到蔚生家裏來了。蔚生的父母正在靠書房的一個小園裏納涼。蔚生看見靜仙和她的母親來了，意外的歡喜，忙搬多兩三張小竹椅子擺在瓜棚下讓她們坐。蔚生的父母儘在向靜仙的母親作客套話，慢慢的才坐下去。靜仙站在瓜棚的一隅，看見蔚生搬了最後一把小竹椅子來，椅子都還沒有安置穩，她不客氣的比他們先坐下去了。然後低聲的笑向蔚生：

“好孩子，真懂規矩！”說了後，她的一對能夠生殺人的媚眼，隨着向蔚生一閃，蔚生祇癡望着她，一句話都不會說。

純白的上衣，淡紅色的褲，沒有穿裙也沒有穿襪。雪白的一雙足穿一對朱皮拖鞋。手裏拿着一把小摺扇。衣服愈單薄，肉體美愈發達！夏季的美人的特徵！一幅夏季的美人圖畫！

蔚生像給一種特別的熱烈的氛圍包裹着。這種

熱烈的氣由口裏直衝進去，把他的心腦緊緊的填壓着，他幾乎不能呼吸了！苦悶！狂醉！他意識中的肉感如果不能達到目的，這種苦悶終無由解除，這種苦悶然無由清醒！

他們老人間的家庭瑣談引起了她和他的厭倦，蔚生不敢再望着靜仙，他怕她的肉體美的誘惑；他先回書房裏去了，他在書架上抽了一本小說來讀，想藉此冷卻他的熱烈衝動，減少他的苦悶，清醒他的狂醉。

老人們在談得鬧熱。靜仙目送着蔚生回書房去後，一個人坐在椅上悶悶的沉默着。由書房窗裏透出來的燈光像暗示着他在書房裏伸出雙手招引她進去。

“看的什麼書？”她輕輕的走進來，站在他的書案傍邊。蔚生給她這一嚇，幾乎從坐椅上跳起來。他的嗅覺經驗過來的一種奇香又衝進他的鼻孔裏來。他

狂醉到十二分了。他不會說話了。略定了一定神，

“這，這是德文小說。在學校裏念的。”

“給我看，什麼小說？”她伸手過來，她的指尖的溫度傳達到他的掌上了。“啊，我錯了，我不懂德文。這樣美麗的書，看看也使得，是麼？”她笑着把手裏的小摺扇放在他的案上，雙手捧着那本裝訂美麗的小說。

“不要太謙遜了，女中學三年級的外國文程度我知道的。”他略清醒了些，忙從坐椅上站起來。

“Anfang und Ende”她的有曲線美的朱唇微動的把書的表題念了。“書名就有趣，裏面的情節怎麼樣？請你大略的講給我聽好麼？”她歪着頭笑問他。

“情節是很簡單的，但書裏的文章真好！”

“管他簡單不簡單，你把情節的大略講給我聽就行了。”她半愁半惱催他講。

“這 Anfang und Ende 裏頭的女主人公名叫

Engenie。她未嫁之前有一個相愛的人名叫Valentin。後來嫁了丈夫生了兒子，丈夫就死了。丈夫死後，她帶了她的兒子出來都會，想送她的兒子進學校。不期到都會後遇着從前相愛的人，因此完成他們從前未圓滿的戀愛，情節是簡單的，但文章是美麗得很。”

“美麗的文章在那裏？給我看，我也得讀讀。”

“才說不懂德文，今又說要讀！”蔚生沉吟了一刻。決意利用這個機會對她表示他的愛。

“你不會教我讀麼？我對你說過來我自己會念？”她沒說完就笑了。

蔚生翻到最後的一頁，特別指出一行字給她看。

“這一句你懂得？”他覺着他的心臟在胸裏突突的跳，雙頰發熱，顫聲的說。

“Nnr einen Kusz freiwillig aufdeinen Mund, mein Geliedter”他隨着他所指的那一行，低聲的念，“我不懂，我不懂什麼意思。”她雙頰緋紅的。彼此

共低着頭念書時，互感着呼吸的熱氣。

“Kusz 你不懂？ Geliedter 你不懂？”蔚生顫聲的抬起頭來。靜仙還俯向着書面。他的隻手輕按着她的肩上，她並不拒抗。她並不答話，祇搖搖頭，繼續着念下去。

“ Sagte sie und breitete die Arme aus zum Zeichen, dass dir alles verzeihenist, was ich um dich gelitten habe.”

“靜仙，吾愛！ Meine Liebe 不要再使我難受了！靜仙，你能把 Geliedter 的稱號給我麼？”他那隻手更延長着包圍了她的粉頸。

“ . . . ”她雙頰鮮紅的站起來，不轉睛的望着蔚生，想向後退却。但地刻已經不可能了。

狂熱的接吻繼續了數分鐘。

“愛！你了解麼？你愛我麼？”他隻手圍着她的頸，問她。

“……”她祇點頭。

她突然的站起來，把他推開，因為她覺他對她有
不謹慎的舉動。

“靜仙！夜深了，可以回去了。”她的母親在園裏
叫她。

“來了，回去罷。”她高聲的回答她的媽媽，“這本
書借給我，使得？”她也高聲的問蔚生，園裏的老人們
都聽得見。

五

吳萍初暑假和寒假回來時，靜仙的結婚的問題
就是劉吳兩家人的議論的焦點。幸得吳萍初在家裏
住的時間短促，所以才提出來的婚事問題又放下去
了。他們個個也深信靜仙是當然嫁給吳萍初的，無庸
多事討論，只要吳萍初答應一句，他們就馬上可以把
靜仙抬到吳家去。

醫學校是兩學年畢業的。蔚生在醫學校畢業那

年，靜仙也在女子中學畢了業。蔚生的成績很好，他的專門又是外科，所以B會派他到H島B會辦的大醫院裏去實習解剖一年，回來之後就在K市的病院當助手服務。因為K市的外科設備不完全，不能養成有完全的解剖技能的醫士。

蔚生動身赴省城的前晚，接到靜仙覆他的一封信，他很安心的首途了。

“她那封信的內容是：

“今年B會的公費生輪派到你的好消息我早就聽見了，我很歡喜，我想你定知道我歡喜的理由。是麼？

“你也太過操心了。你所思疑的我可以斷定的說完全是杞憂。你還說了許多——不，寫了許多令我生氣而且失笑的話。我雖然愚蠢，但也怕不至像你所料的那樣愚蠢罷！

“沒有愛的結婚是罪惡！受着金力的支配的結婚

是墮落！蔚哥，親愛的蔚哥，你教給我這兩句我永久都會記着。

“蔚哥，你試追憶去年夏天的那一晚上！我每次遇見你便覺有一種莫可名狀的東西填塞着我的胸坎，發洩不出，抑鬱無聊，自從那晚上受你的接吻以後，我才曉得愛是怎樣的一種東西！自那晚以後，我心坎中所鬱積的都消失了。我祇天天想見你想和你親吻！蔚哥，你不要笑我，我寫到這裏，我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蔚哥，你放心去罷！從那晚上起，我是屬給你的了，我是你的了！我是你的了！恕我明朝不到碼頭來送你，免得見面彼此傷感。但我一定如你所囑的，今年的聖誕節前一定在碼頭上等你。我也深信你所說的，今冬聖誕節前一定能回來K市。

“祝你早日平安到K島，並望你多寄信給我！”

你所愛的靜仙上”

蔚生第一次寄靜仙的信是由 S 市渡 H 島時，在海上寫的：

“由 K 市啓帆的帆船順流南下，第二天傍晚到了 S 市。前天在 S 市遊散了一天，昨天正午由 S 市輪船渡 H 島。此刻輪船正在航行中，聽他們說，明天一早就可以抵 H 島。

“昨夜我一個人到更深還坐在甲板上的帆布椅上。月色很好，我望着月亮，刻刻都思念你。海風吹得狠厲害，但我總不願回艙裏去睡，我把一張毛氈包圍着我的身體和海風抵抗。夜愈深，月色愈慘白，我思念你到極處時，我竟掉下淚來了。靜仙，吾愛！你可知道？你那時候想正甜睡着，因為船鐘報我，那時候正是深夜的十二點了。

“夜太深了，船中的僕歐逼着我回艙裏去。思念及我們的久離，更恐其間有什麼變故，我淚未曾

乾，我一夜也沒有睡。

“此信是今早在餐房裏寫的。輪船進了港口，正在慢慢的駛進去。由船窗望出去，兩面都看得見山了。聽說就會停輪了。

“其餘俟第二次的信。你所深愛的蔚生上。”

蔚生到H島後他們倆間像這一類的信一來一往的交換了半年。他因為實習的事項忙，那年暑假並沒有回家去，仍在H島B會的大醫院裏實習。他在暑期內接了她一封信後，一直到十月一連三個月間她的音信竟中斷了。

“聽說吳萍初暑假回K市去了，莫非靜仙受了她周圍的人的脅迫和誘惑麼？”他近來懷着一種不安。他共去了七八封信，不曾見她有一封信回答他。

十月的初旬他忽然接到他父親寄來的，能使他驚狂痛哭的一封信：

“……人莫知其子之惡，余今身驗之矣。你封

封信來都說能自謹慎，不涉邪途。且自詡能專心向學，努力成名。余每得你信亦私自喜慰。不知你竟以此等飾詞欺你老父也。……待字閨女，名節攸關……余竟不知你有此等荒唐輕薄之行爲也。劉××先生因家聲所關。敢怒而不敢言。昨來訪余，將你寄靜仙之信全數交來……試問余將置面目於何地耶？”

蔚生的父親當他是對靜仙犯了一種極重大的不可赦的罪惡。信邊還加上兩句，句旁附加有許多密圈，說“你若從此不向上，不學好，務居下流；則余必爲你氣死也。”

蔚生的父親怕第一封信寫得太激烈，到第二天又寄了第二封信來。第二封信不像從前的嚴責，是勉勵中帶安慰的信了。

“……求學期內不宜分心外務，方能有成。試問你之境遇如何？家計又如何？此時豈癡言戀愛

時乎？……劉家女兒性情雖好，但以余觀之究非福相，此可以其平日舉動略窺得之。且此女生於望族，父母又過鍾愛，嬌養成性，恐不能耐吾家之清貧也。所謂夫婦貴能同甘苦耳！……你會讀左傳，亦憶及‘齊大非吾偶也’一語乎？……

……以吳家之富足敵劉家之貴，門戶相當。本教主博愛之義，吾輩宜爲彼兩家祝福也。”

在蔚生的父親之意，以爲第二封信比第一封信平和得多了，但蔚生讀第二封信時比讀第一封信時更爲難受。他知道靜仙和吳萍初的婚約既成了。他也知道吳家已向劉家去了聘禮了。他知道吳萍初今冬在大學預科畢業，畢了業就回玉市去和靜仙結婚。他也知道他們結了婚就同赴省城渡蜜月，也就同住在省城求學——吳萍初進大學本科，她就進女子師範學校。這些消息都是由故鄉來且島的人告訴他知道的。

“什麼大學！專門學校程度還夠不上的大學！買了幾畝荒地，製了兩罐牛乳油出來了就會養成許多農學士的大學！笑話，笑話！”蔚生也太無禮了，他恨吳萍初，就連吳萍初所進的大學都索性罵一個痛快。

六

蔚生不得靜仙的報告——和吳家定了婚約的報告，他總不信靜仙對這婚約有自由的同意。“我是屬給你的，了我是你的了。”靜仙不是個精神病者，她決不會忘記這句話！去年夏的那晚上的情景——過後追憶着能夠令人感極流淚的情景是永永深印在各人的心上了，誰能把牠忘記掉？處的家庭專制，受着周圍的親屬的壓迫；纖弱的她還有什麼抵抗的能力？作算她對這婚約沒有反抗的表示都是受着強壓，飲泣着降服的。劉舉人——讀過聖人之書的劉舉人，滿口仁義道德的劉舉人！黃金的燦爛之光眩迷了你的

眼睛！你想黃金就不惜把你的愛女來犧牲了。你要知道你手中所有金銀是賣血得來的猶太。

啊！靜仙！你太可憐了！人們中最可憐的就算是你了！你是爲像惡獸一般的人們而犧牲生命的羔羊！靜仙！你是屬給我的了！你是我的了！在你周圍竟沒有一個能對你忠誠而可靠的人。連你的父母都靠不住！我又遠在耳島！你胸裏鬱結着的悲憤向誰伸訴！你半年來積蓄着的眼淚向誰痛洒！靜仙！你且忍耐着，忍耐着等我！我就來了！我來救你——從獸一般的人們的囚牢裏把你救出來！

我要趕快回去，要在他們未舉行結婚式以前回去！他們若結了婚，靜仙就永久沉淪了，救無從救了！回去，快回去！自己腕抱中的愛人怎許他人奪了去，屬給他人呢？恥辱，奇辱！我非從這金力的結婚——墮落的結婚把她救出不可！靜仙定在思念我，定在戀慕我，定在飲泣着望我回去救她！

十二月二十日蔚生在H島的實習算結束了。二十一日恰好有便船渡S市，他匆匆的清理了行裝，搭那便船，二十二日早就趕回S市來了。二十二日的下午，搭了開赴K市的帆船，要算行程，二十四日晚上可趕得到K市。

蔚生在S市買了一張K市發行的新聞紙。無意中在第二頁的市內新聞欄內燈見了“初次舉行的宗教結婚式”幾個大字。下面還有數行小字，“富豪吳××之公子吳萍初，省城大學預科優等畢業生也。此次由省城回來與劉紳××之女公子靜仙訂百年之約。靜仙女士則為B教會女子中學畢業生。聞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即聖誕節之前日下午在B教會舉行宗教的結婚式。證婚人為韓××先生因韓先生與劉女士有師生之關係也。此次之宗教結婚式在本市可謂創舉。又聞新郎之新居尚未落成，原日舊居陋窄不堪，故擬舉行結婚式後假寓K江酒店。刻已租定K江

酒店之特號房位十餘間，兩家親屬都在該酒店陪住二三日。過聖誕節後新郎新婦即動身赴S市且島，省垣各地度蜜月云。”

蔚生在S旅舍中讀了這一段新聞後，覺着有一種奇寒的氛圍氣向他襲擊，週身戰慄。

“該死，該死！我的父親還代他們證婚！笑話，笑話！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舉行結婚式。時期逼在目前了！快去，快去！結婚式前趕不到不要緊，二十四日那晚上一定要趕到去，靜仙未失處女的完璧以前趕到去！”

兩面高山，中間夾着一道小河，帆船泛在河心像有意和他爲難，逆着風北上，遲遲的不能前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兩晚上的過江寒風終夜悲號不止。這兩晚上蔚生完全不曾一睡。

“靜仙不是受了金手釧，鑽石指環的誘惑，貪戀大學生夫人的虛榮和豐富的物質的享樂，一時把我

們的舊約忘了，很願意的投向吳萍初那邊去的麼？靈魂脆弱的年輕的女人，容易受一切物質的誘惑。我所懷疑的難保不成爲事實！”蔚生思念靜仙到極點深信靜仙到極處時，他禁不住從反對的方面思慮，忽然的對靜仙懷疑起來。

“不，靜仙決不是這樣的人！不錯，我的家計和吳家的財產比較起來不及米粒大的鼻糞！但靜仙決不因家計貧寒而輕視我的人！我還是趕緊的回去，從深淵裏把靜仙救出來，帶她到海外去，受不着中國的惡劣的習俗支配的地方去。作算我們到海外去同當乞丐，我們都是很情願的，都是幸福。”

“船什麼時候才得到玉市呢？”蔚生見帆船行駛得緩，心裏異常焦急。

“今天攔頭的北風大，到玉市的時間是預算不定的。俗語說得好，‘行船莫問路’愈問愈心焦的。”舟子很率直的答覆他。

“我想六點鐘前趕到K市。”

“那嗎我這帆船萬萬趕不到。你要六點鐘前趕到K市，你去非跑上岸去自己跑路。從陸路去，四點半後包你趕到K市。”

二十四日的正午帆船駛到佛子灘前了。佛子灘離K市四十里。蔚生聽了舟子的忠告把行李寄託給舟子後，肩膀上掛上一個簡單的包袱，在佛子灘前捨舟登岸，沿着河堤，逆風北上。

心裏急着要到K市，蔚生一個人在寒風裏步行得異常的快，像得了一種加速度。剛剛打四點鐘，他走到K市江酒店的門前了。

“樓上還有空房子沒有？”蔚生知道特等房位都是在樓上的，操着省城的口音對酒店的司事說。K市近年受了幾次兵災，來K市的兵士大概是操省城的土音，蔚生今天趕路的簡便裝束又有些像軍營裏的人。K江酒店的司事早給革命軍，護法軍，救國軍，建

國軍，北伐軍的名目嚇壞，聽見蔚生操的是省城音，他就從腳跟打抖起一直打抖到頭頂。

“對不起，對不起得很。今天有騎樓面河的特等房子都給客人租定了。地下面河的一等室也很精緻，可使得麼，”司事說了後一連向蔚生打了幾個躬。他是怕蔚生突然的從褲袋裏抽出手槍來。

“我要樓上的房子，難道樓上沒有一間空房子了麼？”

“有是有的，不過都是沒有騎樓的二等室，怕委屈了先生。”司事又打了幾個躬。

“那不妨事，就替我在樓上開一間二等室罷。”蔚生怕禮拜堂的結婚式完了後，有熟識的人回來碰見不妥當，趕快跟了酒店的雜差先潛伏在一間二等室裏去了。

司事拿了一本住客姓名登記簿來。

“先生對不起了，今晚上他們在這裏開結婚的祝

賀會，怕鬧到更深，我怕先生在樓上睡不着。”司事望着蔚生臉上的氣色笑着說。

“不要緊，我正好湊趣，我還想偷聽新郎新婦初晚上的情話呢！哈，哈，哈！”蔚生在住客姓名簿上記入了“趙偉”兩個字。

“先生到敝地有什麼貴幹？”司事見蔚生笑容可掬的膽子壯了一點。

“上面有點公務，我是在此地經過的！”蔚生沉着臉說。

司事看見蔚生變了顏色，連鞠幾個躬。

“是的，是的，我下去叫夥伴們弄飯給先生吃。”司事向後退了幾步才輕輕溜出房門外去了。“公務”兩個字又把他嚇昏了。

過了一會，樓下像來了許多人，在喧嚷着。

七

蔚生仰臥在二等室裏的一張很粗劣的木榻上，

像聽留聲機器一般的聽他們喧嚷。

“新郎新婦的汽車來了麼？”

“怕還要一刻。”

“新郎的氣性真好，任你們笑他，他始終正正經經的像沒有聽見，”

“我看新嫁娘比新郎還要活潑些，韓先生替他們祈禱祝福時，她斜着眼偷看新郎呢！”

“是你編的罷！他們是表兄妹，難道沒有會過！聽說他們是自由結婚，早就同行同坐過來的。”

他們喧嚷到樓上前面的騎樓那邊去了。他們說的一字一句都像向蔚生身上一針一針的刺去。

“我看新嫁娘還趕不上新郎的美。你看新郎的美你看新郎的肉色多白嫩，白得像石膏塑成的石像。”

蔚生聽見這一句。又像一針刺在心坎上，因為是他所懷疑的對靜仙一種誘惑。

“新郎太柔弱了，柔弱得像女子一般。將來怕是懼內的。”

“他真是她的理想的丈夫了。”

“新郎也太老實了。韓牧師問了他一大篇話，後後來問他你和劉女士結婚願意不願意；他很正經的連回答說‘很願意，很願意。’”騎樓上聚着的來賓都鬨笑起來。

“新婦回答的聲音很底，沒有聽清楚了。”

“她說‘願，’祇說了一個‘願’字。”

“像她這樣的幸福，怕是前生修了來的，還有什麼不願。”

“韓先生說了一大篇話是什麼意思，我一個字都沒有聽懂。”

“他說‘吳萍初，你願娶劉靜仙爲妻，遵上帝的聖命，和她配合度日，無論她康強疾病，你肯常常敬愛她，安慰她，尊重她，保護她，一生一世不另娶別

人，單和她相親，終身不離開她麼？”

“這是對新郎問的。他又問新婦，‘劉靜仙你願奉吳萍初爲夫：遵上帝的聖命，和他配合度日，無論他康強與疾病，你肯常常順從他，服事他，敬愛他，尊重他，保護她，一生一世，不另嫁別人，單和他相親，終身不離開他麼？’”

“宗教的結婚式真好，當衆宣誓過來的夫妻，不是全沒良心的人是不肯輕易分離的了。”

“新郎新婦的汽車到了！”

蔚生在房裏又聽見他們喧嚷着下樓去。不一會又擁上來。此次像擁着今晚上的女王和他的丈夫上樓上來了。

“恭喜！恭喜你們新夫婦！”

“恭喜！恭喜你今年聖誕節結婚，明年聖誕節就誕生貴子！”

“吳夫人，恭喜你！你得了這樣標緻的媳婦兒。”

他們又喧嚷了一會，酒店的僕獸走上來說下面大客廳裏的宴會已經準備好了。腹如雷鳴的一班來賓聽見了，都爭先恐後的曠着下樓去了。最後新郎和新婦也攜着手下樓去招待來賓，

蔚生從窗隙裏望見穿着黑色的西式大禮服的男子——這就是她，我的愛人，要稱他爲丈夫的男子，攜着她——穿着純白色的結婚禮服，戴着白頭巾長拖至地，左手抱着一叢鮮花，右手挽着新郎的膀臂的她，並肩的下樓去；他的迴轉不定的愁腸差不多要一寸一寸的碎斷了。他幾乎要昏倒在地面放聲痛哭！

樓上恢復了牠從前的沉寂。

他受了這些痛心的刺激，今晚上有點像被困着的狂熱的鬥獸。他從二等室的房裏溜出來，大膽的闖入今晚上做洞房的一個寬敞的特等室裏去了。

“我不能忍這種恥辱！我不能坐視我的愛人在他人的懷抱裏失去她的處女完璧！靜仙今晚上在這裏

不是要飲泣着失去她的最寶貴的真操麼？我不是竊盜！我是履行神聖的誓約的勇士！我不是來破壞他們間的契約！我是來恢復我們的婚約！要我把靜仙讓給他人，我情願見血而不悔的！”

這個特等室裏果然滿充着洞房的新氣象。正中安置的是閃閃發光的大銅床。床上鋪着一張雪白的綾綢的軟褥。床首擺着一對白枕像對着蔚生猶笑。鴛鴦氈，湖縐被，摺疊在床的一隅，離床兩尺多遠有一個小圓檯，檯心放着一個淡綠色玻璃瓶，瓶中插着一枝嶺南初開的早梅。床的一方安置一個丈多高的大鏡，鏡旁就是臉盆架和陳列一切化妝品的小檯。鏡後一個小房，房內有浴盆和更衣的地點。

“我就在這裏等他們罷，”蔚生坐在小房裏的藤椅上，定一定神後，禁不住全身打抖。

“不，我不是竊盜！我不再離開這裏！不能看着靜仙在他人手裏失去她的處女之寶！她是被強迫着——

被像獸一般的人們強逼着，今晚上不得不在這房裏稱吳萍初爲丈夫了！她被脅逼着不得不在證婚人面前說‘願’字了！他們逼着她在上帝面前說謊。再遲些單吳萍初一個人伴她到這室裏來，她就像囚牢的羔羊了，靜仙就怕無能力抵抗，一任吳萍初此獠如何的了。”他思及這一層，又全身熱脹起來，恨不得把靜仙搶過來，抱回自己住的二等室裏去。

八

大理石階段上的足音由遠而近，漸至洞房門首了。像兩個人一同由下面上來的，這不是靜仙和萍初還有誰呢？

平素聽慣了的靜仙的笑聲，吹進蔚生的耳朵裏來了，她像把一盆冷水澆在他的頭背上。

他深信不疑，到洞房裏來一定像飲泣着入屠場的羔羊，今晚上反無憂愁的樣子，笑聲裏面彷彿還帶有對萍初暱媚的調子，她像希望着投到萍初懷裏，憐

牲她的處女之身。蔚生在鏡後的小房裏氣得雙淚直流。

這怕不是靜仙的聲音。莫非聽錯了麼？

兩人的交談聽得更明白了。不錯，萍初和靜仙進洞房來了。

“你該歇息一會子才行，今天你太疲倦了。”這是如何的溫柔的男子的聲音。不用偷看，也想像得到新婦是枕靠在新郎的胸上。

“真的，昨夜一晚上沒有睡。今早三四點鐘就起來了。媽媽叫我再睡一忽兒。但是那裏睡得着？我想你也是一樣，是麼？”這完全是從前對我常常使用的嬌媚的調子。

“我們今天雖然疲倦，但總是歡樂的。靜仙，你呢？”

“是的，再沒有像今天這麼歡樂的了。但，但今天的人們都望着我，也再沒有像今天這麼難爲情，不好

意思的了。”靜仙的調子愈覺嬌柔，像會沁入男子的骨髓裏一般的。

“你心裏覺得有不滿足的麼？”男子帶笑的說。

“你覺着有什麼不滿足的麼？”女人像疑慮着反問。

“整個的靜仙——身和心都獲得了，再沒有不滿足的事了。”男子帶着挑撥的說。

“那我還不是一樣。”靜仙也帶笑帶媚的說。

“真的，怕未必罷。你不思念那個醫生麼？”

“啊啦，你又提他了。萍初，今晚上我們不該提及他的名字，我們該歡樂我們的今晚。”

“是嗎？那我信賴靜仙的了。我總怕你心裏對我總有些不滿意。”

“我？對你？你還不能全信我！”女人像緊抱着男人，嬌媚的，哀懇的，低聲說。

沉默了數分鐘。

淫婦！我韓蔚生全無眼睛了！誤認一個淫婦爲愛人了。愛之力達了極點，其反作用也最強。

“有誰來了看見了不雅。”靜仙低聲的說。

“有誰來？就誰來了又怕什麼……靜仙！”

男子的聲音頗得利害，但也帶着幾分媚沁進女人的骨髓裏去。女人也一定在作媚狀無抵抗的承受。

蔚生思及靜仙全無抵抗的，今晚上對萍初獻上她處女之寶；差不多要發狂的一般的興奮。

室中又沉默了一刻。

突然的聽見男子的聲音。

“那嗎，靜仙，你在這房裏歇一歇。我下去再和他們應酬下，等一刻就回來。你一個人隨便歇息罷。”

“那你就早一點回來。”

男子的足音又向下面去了。

包圍着蔚生的緊急的空氣也像鬆輕了些。機會來了。我此刻就該出來帶靜仙離開虎穴——離開這

個酒店，她的處女還是完璧的。但，但我還有什麼勇氣！我所懷想的件件都不能伸氣！實質上的真操雖尚完全，精神上的真操早失掉了。身的真操雖未損傷，心的真操早被蹂躪了。我韓蔚生還有什麼可求呢！我當你是飲泣着待我歸來其實你完全忘掉了。我當你是一個理性很強的女子，你竟被黃金的光迷眩了眼睛，破棄了我們間的神聖的婚約。看你今晚上的態度，你是吳萍初的了。看你今晚上的態度，萍初和你是很熟戀的了，你的處女的全壁尚存在否還是一個疑問！你不愛萍初，你如何能作此媚態。況且……況且你竟在我的眼前把曾經我接吻的紅唇給萍初。淫婦！淫婦！

靜仙站在化妝鏡前解除新嫁娘的裝束，換上平時的服裝。新嫁娘的衣裝解除後，顯出一件淺紅色的女式絨毛襯衣，銀灰色的襪包圍在長僅過膝的白褲子上。

野獸一般的慾向着蔚生的身上襲來。他站在靜仙的身後了。

鏡裏猶笑着的是誰？

“呃……”靜仙忙翻轉頭來，隨又退後幾步，兩眼直視的望着蔚生。

“靜仙，你不認得我麼。我是蔚生！”他也雙目怒視着靜仙。

靜仙真夢想不到蔚生會跑到這個地方來。莫非是夢！

“蔚……你……”靜仙的咽喉像給什麼東西鎖住了。

“我赴巨島之前和你約過，今年聖誕節前就會回來。我算對你不失約的了！你呢，靜仙？”

不對，不對！不是夢了。給他們看見了不得了。靜仙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樣。

“出去，韓君！請你離開我的房裏！這是女人的房

子！你若是個君子，請你出去！若對我有話說，後日再見你罷。”

“什麼話！‘你若是個君子’是什麼話？”蔚生的聲音高激了起來。“我深信你是個貞淑的女子！我來要求你履行我們的舊約！你是我的未婚妻，靜仙！”

靜仙也略鎮定了，也漸蘇醒了。

“我不是你的未婚妻！我對你有什麼舊約？請你出去，快出去？不出去，我就按電鈴叫他們來了！”靜仙跑近電鈴那邊。

“叫他們麼？無論叫誰來都使得！叫我父親來我都不怕；我還怕誰？”

靜仙進近電鈴前，躊躇了一會。

“……”她臉上表顯着一種驚愕之色。

“你寄給我的信，我都帶來了。正好給他們看！你說對我沒有什麼舊約麼？”

他完全是個無賴漢，像小說裏面所述的無賴漢，

拿舊日的情書來脅逼我了！我有什麼方法叫他退出去！

“……”靜仙祇望着蔚生戰慄。

“靜仙，你有今日，你當初就不該蹂躪我的心！你對我所說的一切愛詞你今完全應用到萍初方面去了！去年夏的那晚上，你曾許給我接吻的紅唇你今又獻給萍初去了！”

“蔚哥！夠了！望你莫再說了！我此刻也無從辯明！我錯了！我日後對你謝罪罷！我雖然不好，但望你思念我從前對你總有一日的好。我懇求你的憐惜就是了。懇求你離開我這房裏。”靜仙最後幾句幾乎說不出來。她倒伏在鏡前嗚咽着。

“離開這個房子麼！那麼你也該跟我同離開這個房子。”女人的眼淚的奇力——能夠把蔚生的像鐵一般強硬的心兒漸次軟化下來。

“蔚哥，我是不中用的了。”靜仙的雙肩嗚咽着微

微的聳動。

“爲什麼？什麼不中用了？”蔚生還懷着妒意的追求。

“我是不中用的了！我不堪再做你的妻室了。上帝怕再不寬恕我的罪了。”她仍然伏着哀泣。

“我的身體已經是後悔不及的身體了。”她略止着嗚咽，仰着對他說。

蔚生心上像受了一個毒刺。

“望你恕我！”她垂淚望着他。他幾乎想近前去擁抱她。不！對她，我對完全絕望了。精神的貞操受損失後還有恢復的希望，唯有實質的，身的貞操一經蹂躪是永無恢復的了。我對她完全絕望了。

“什麼時候？”但妒意還逼着他。向她詰責。

“今年的夏的一晚上，他暑假回來的夏的一晚上。他半用腕力的要求。”

“可恐怖的性慾的誘惑！半用腕力的要求，那麼

半利用女性的性慾的衝動了。

“……”蔚生癡望着靜仙，一句話都不會說了。

“你不是處女了，靜仙？我聽見了是如何難堪的事！”

“蔚哥你恕了我罷！比我更好的女子多着呢。你不該娶我這不幸的女子。”

“……”蔚生受着宗教上所稱的聖靈的感動。他伸出雙手向靜仙。

“前年的夏的那晚上我所培植的，保護着的，在熱情的狂潮最高點都不忍破壞你的身體貞潔；到今年夏，僅僅一年你就輕易的給了他人麼？”蔚生的不容易流的熱淚拍拍簌簌的像珍珠一般從他的瘦頰上滾下來。

“真對不住你了，蔚哥！望你恕了我罷。”她投身到他的胸懷裏來了。

這是我的勝利了！他在她額上接吻。

“無所謂怨與不怨。我們人類實在彼此沒有恕宥他人的權力！誰都是有罪的！”蔚生的熱淚滴在靜仙的額上。

“靜仙，我對你祇有義存在全無愛了！你須記着。我祝你新夫婦前途幸福。”

靜仙靠在蔚生胸上，仍然咽鳴着。

“人說愛是不滅的，這是真的嗎？”

“我想是真的。”靜仙仰望着蔚生，低聲的答。

“呃！他們要來了！”

“我要去了！”

“你去罷！”靜仙吻着蔚生的頸。

萍生輕輕的奏着凱歌回二等室裏去了。

“她今晚上不能不對她的丈夫說謊。結婚的初夜，他竟不能不受他的妻的欺騙。”蔚生睡在床上歎息着對自己說。

九

他們三個都不算幸福的，不能不無意識的各度固有的生活。

七八年來的歲月叫他和她彼此互相忘却了。在這門期間他也不是全沒有聽見她的消息，但印在他腦中的她的倩影早淡消了。

“蔚生和她別後的第三年結了婚，結婚後一年就生一個小女兒。自結婚和小女兒出生後，他竟忘却在此世界中有靜仙的存在了。

“聽說吳萍初大學畢了業，省教育聽委他做省立第三中學的校長。他的夫人要跟他去，在省城念書不成了。”結婚後沒有許久，蔚生的妻把這件事當做一種新聞對他說。

這是他結婚後第一次聽見靜仙的消息。

到第二年，他的女兒出生後。他的妻又對他說：

“聽說靜仙回來了。不再出去了。此後長在家裏

住了。”

“爲什麼？”

“她的丈夫要到哥朗布市去運柩。”

“誰的柩？”

“萍初的父親在南非洲患很重的肺結核病，殖民地政府把他趕出境。他回到哥朗布就死了。”蔚生的妻儼然是老醫生的女兒，說到肺結核病，表示她恐怖的状态。

本年的初秋，吳萍初受了他的父親的遺傳，也患了咯血症。靜仙很悲傷的送了他的丈夫進了B會的醫院。據主任醫生說，萍初的肺病已達第三期了，怕難望恢復。但病院裏的人都不敢向他們夫婦明白的宣布。

萍初初進院沒有咯血時，也還可以自由行動。靜仙常伴着他到蔚生的新家庭裏來。

蔚生異常的歡迎常招他們夫婦來他家裏共餐。

但蔚生的妻却非常的不喜歡，他們用過了的杯盤都一一要極熱的開水消毒過。她常常埋怨她的丈夫不該常招這患肺病的人到家裏來。

“靜仙，我們少到蔚生家裏去罷。他的夫人像討厭我們常到她家裏去。”

“管她許多？蔚生不討厭我們就行了。”

“不對的，靜仙！我們要自重些，韓夫人不是討厭我們什麼？她怕我們患的病。”

靜仙受了這個驚愕的打擊，沉默了半天。

有一天靜仙跑到蔚生的診治室裏來。才打開門，一陣石炭酸水的臭味逼人欲暈。

幸得蔚生的診治室裏沒有病人，蔚生一個人伏着案在檢藥書。

“蔚……韓先生，到底他的病怎麼樣？”

“那要問內科的主治先生才明白，但我想養生得宜，當然可以恢復健康的。”

一個穿着白衣的看護婦走進來，望見靜仙。

“吳夫人，你問吳先生的病麼？主治醫生說你太愛吳先生了，所以他的病不容易好。醫生囑我對你說，夜晚上沒有事，莫和吳先生太親密了。”愛取笑的看護婦笑着望望蔚生，取了一瓶藥粉出去了。

“討厭的看護婦。”靜仙的蒼白的瘦臉上忽然泛了紅潮。

“俗稱患痰火病的人比較容易興奮。看護婦說的也是實在的話。”蔚生很嚴謹的說。

“你還來取笑我麼？”靜仙熱淚像清泉一般的湧了出來。

“不，哭什麼？你在這裏哭也太難爲我了。怕別人來看了不雅。”

兩人沉默了一刻。

“你得替我檢查一檢查我的肺，看我的病症如何程度了。”

“你還是到內科病室內叫內科主治醫生替你診視罷。”

“不，我不能叫別人診治，定要你替我診視。”她作恨聲的說。

蔚生把病室的門緊閉着，替她解開了上衣，蒼白色的胸部和雙乳露出來了。胸部的肋骨歷歷可數！這是十年前的夏的那晚上，曾經我擁抱的有曲線美的肉體麼？前後完全是兩人了。

蔚生在靜仙的胸部按了幾按，又敲着她的肋骨傾耳的聽了幾聽後：復讎心——對吳萍初的復讎心，嫉妒心和舊日所鬱積的對她的愛慾一時間併發出來。在這瞬間理性早閃開了。你雖然蒼白而瘦弱，但在我眼中看來還是十年前的夏的那晚上的可愛的處女。不，比可愛的處女更動人憐愛的！不錯，戀愛是由肉感和憐憫的同情而生的。我此時應當把你擁抱的了。

蔚生雙頰發熱的癡望着袒着胸的靜仙。她倒在他的胸懷裏了。他待和她親吻，他感着她的呼吸，知道她的肺病是很沉重的了。

蔚生醒了過來。我擁抱着的不是一副骸骨麼？不，我有妻子，我不再犯罪了！

“靜仙，你該回去了。萍初怕在盼望你呢？我望你們善自保護養罷。夫婦之愛是永久存在的，不是因疾病可以離異的。上帝不會對你們說過，無論康強疾病，都要互相尊重，互相保護，互相敬愛，終身不得離開麼？”

蔚生扶了她起來，替她扣上衣服，拭乾眼淚。

“愛是永久不滅的！不過各人有各人的義務罷了，蔚生，我恨你太不情了，但我也能理解你。一切都是我弄錯了，但我今後也要像你一樣強情的不後悔了。”她臨去時是這樣的對他說。

他出來診治室門首，目送她回第二棟的內科病

CURAÇAO

室的樓上去。

一九二四,三,五日脫鏡於燕嶺山中

密 約

一

火車減少了速度，慢慢地駛進K峽谷中來了。鐵路的兩側巍巍地聳立着傾斜險急的高山。火車裏的光線也弱了好些了。

“過了K峽谷，再穿過W隧道就到A泉場了。”C低聲的對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女人說。女人年約二十五六，但她的服裝和她的年齡比較起來有點過於華麗了。臉色微黑，兩個黑水晶的瞳子不住地在流轉。她的兩列貝齒在紅唇裏面微微地露出來就像鮮紅的

石榴的裂口。C的心房鼓動着想把那兩列貝齒一個一個的親吻。他望能快一點趕到A溫泉。他恨火車走得太慢了。他恨太陽遲遲地不下降到地平線下去。

女人的額緊觸着車窗上的玻璃，望車外的山景像沒聽見男人說的什麼話。她俯瞰着鐵道下面的深谷，銀帶般的流水向反對的方面奔流。山面叢生着小灌木和雜草遠遠望去祇是一面蒼灰色。

“不要來這麼遠都可得的。就在前面近一點的地方歇了就好了的。走到這嗎遠的山裏來沒有一點意思。坐車就坐累了，一點興趣都沒有了。”女人說了後打了幾個呵欠，眼睛裏流了一點眼淚出來。她說了就伏在車窗上，不再說什麼，也不抬起頭來。

C看見她的這種倦態，心裏不舒服。因為女人的這樣的態度實在傷了她的自尊心。他想，“你如果不情願來時就不該答應人！我老遠的由T市搭長途火車到K市來會你完全是因為你那封信——叫我到K

市來會一會的那封信。我今來了，你又後悔起來了麼？你大概是想以偽善面目對你的丈夫吧。想把我們間的過去的一切一筆勾消吧。可是那有這樣便宜的事。”C想了又想，總覺得她太可惡了，她太把人當太傻了。

“L先生什麼時候能回來？他這回來的信怎麼說？”C故意的提出她的丈夫來試探她。

“信裏說下個月就動身回國。那封信是前月由里昂寄來的。大概這時候在印度洋海面上吧。不過他還要到F市去。先到F市然後再折回來。因為下學期他答應了F市大學替牠擔任教授，他得先去接洽接洽，妥當了後才回家來。”女人笑着說。由C的眼睛看來，她完全是對他表示一種得意。——嫁了這末有學問的夫婿的得意。C禁不住紅了眼睛，同時也生了一種嫉妬。

“你的希望終達到了。你現在是個博士夫人了，

大學教授夫人了。”C有意譏誚了她這幾句，心裏想，對你這個博士夫人，我還有相當的力支配你呢。

“你這個人的脾氣始終改不掉的。你總愛說尖酸的話討人厭。”她還是笑着說，她對對手方的心理完全置之不理——不是不理，無邪的她實在不容易知道他的微妙的複雜的心理，“博士有什麼意思，多翻一兩部書吧了。教員生活更無聊。”

她說了後微微地嘆了口氣。

“可是口裏雖然這樣說，心裏是很歡喜吧，巴不得望他早幾天回來吧。”C不轉睛的注視着她的臉，胸部像焚燒着般的，音調轉高尖了。

“完全不望他回來也不見得，我是不說謊的。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了麼？我這身體半屬給他，半屬給你了。物質的方面歸他所有，精神的方面是歸你所有的了。”她很正經的說了後低下頭去。

“那你是無可如何的和我交際的？是不是？”C更

進一步的逼問她。

“……”她抬起頭望望同車的搭客。幸喜搭客寥寥無幾，座位都距很遠，他們像沒有注意她和他的談話。

“那你信裏說的爱完全是空話了！”C焦急的說。

“我從不說謊話的！”她的聲音雖低，但她的語調是很沉着的。

“靠不住！靠不住！你不喜歡我，你就說實話出來也不要緊。難道我真的逼你和我一同情死麼？”C愈焦急的，但用冷笑的調子說。

“到旅館裏時再慢慢的說吧。他們注意我們呢。”她表示出一種不滿意的樣子低下頭去。

火車跑進隧道中了。前兩次同來通過隧道時C定過來擁抱他，握她的手的。這回她希望着他會伸過手來，但出了隧道後她望見他還和火車未進隧道以前一樣的呆坐着，位置一點沒有變更。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你那病好了些麼？”她看見C像木鷄般的，覺得他太可憐了，含笑着說了這兩句，表示她對他的安慰。

C聽見她問他的病，胸上就像痛痛地受了她的針刺。他想我的病狀若給她曉得了時，她更要鄙棄我了。現在自己實沒有一種力——維繫女性的心的要素——維護她對自己的愛了。她不是真心寫信給我的，是對我的心的一種探試。她來這裏是沒奈何，受了我的脅迫而來的。他想到這一點感着無限的羞恥。的確，我們從前相愛過來。但是現在呢，我是以暴力劫她的愛了。

“你這個人真奇怪！高高興興的跑了來，我們就該爽爽快快的樂一兩天吧。到了這裏時，又垂頭喪氣的。”她再笑着勸慰他。

出了隧道後，至溫泉場的一段線路間，C完全不說一句話，祇呆望着車窗外的山崗，松林，水田，草

場，茅屋，牧童及其他一切田園風景中所具有的物象。但他真的有注意及些這沒有，又有誰能知道？

火車到 A 溫泉車站時是下午五點鐘時分，絲絲地下了一陣微雨。

二

她的丈夫和 C 是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們間有超過一般友誼的感情。但他們的性質完全反對，L 的性質是很豪放，C 的性質是很拘謹。L 的性質是男性的脫落的，C 的性質是女性的哀傷的。不單性質，就連體格也完全不同；L 的身體胖而矮，C 的身體瘦而長。勉強的要發見他們的類似點時就是在中學時代同是成績優等，對女性同時餓狼般的。

她這時代也是個女子中學的學生。她雖不算是個美人，但她的媚力在中學生間早成了個談笑的中心目標了。

“噫！C！你一個人在呆想什麼？又碰着了蘇——

嗎？”L看見C癡坐在書案前時就這樣的嘲笑他。蘇就是她的姓。C聽見L的嘲笑並不回答什麼，祇微微的慘笑。C的慘笑是表示他的苦悶。

“你也看中意了她麼？”另一個同學問L。

“看中意了！看中意了！她的上列左側的尤齒換上一個金齒是特別的一種嬌媚的象徵！昨天碰見了她，回來一晚上睡不着！到後來意想着她……後才睡下去。哈，哈，哈！”L是這末痛快的一個青年。

到後來她和他們兩個都有了交際了。他們三個——一個女性，兩個男性——常一同到各處遊散。他們間的交際是無邪的，純潔的。她到底還是中國的女兒，她雖然喜歡L的快活的男性，但情愛却奔流向溫柔的C那邊去。可是C從小就娶了童養媳，十七歲那年就和童養媳成了親。這是他和她的戀愛的致命傷。在C本不難和他的童養婦離婚，在她也不以C為非童貞而不滿意。但雙方的家庭和社會是禁止他們倆

公然的同棲。

“我都不嫁！我要嫁你們以外的人！”

當L戲問她喜歡嫁給那一個，C還是他自己時，她就狂笑着這樣的回答。C當時心裏感着一種快感，因為他知道自己無資格的了，祇有L才有資格向她求婚。現在她明明是拒絕L的求嫁的一種表示。自己若是個未婚者時，她定答應和我訂婚的。

“她愛我無疑了！她或許也有點愛L，但愛他總趕不上愛我的程度。”C暗地裏感着一種勝利，一種誇，一種滿足。

L和C都在中學畢了業，她也在女子中學中途退了學。C的家裏有相當的資產並且身體不很強健就不再昇學了。L是個極端的功利主義者，他終由他的努力考進省城的半官費學校去了。

他們同學中無論那一個都深信她非嫁L不可了。因為她不嫁C就要和L訂婚約，C是有了妻室的

人；那末她當然歸屬給L的了。

“C！你不要太野心了！你還是勸勸她，叫她嫁我吧！你當然是很愛她的，可是你是結了婚的。你把她讓給我吧。”L很痛快的半說笑半誠懇的請求C幫助他。

“你自己向她求婚就好了。干我什麼事？”C也笑了。

“可是她是很聽你的話的。非你誠懇的勸她一回不可。”

“那真奇怪了！你不怕我奪了你的生意嗎？”

“你若有這樣的本領，那我不管不問的。我看不見的事我一概不管的。”

“你你是個公妻主義者，是不是？哈，哈，哈！”

“但是結婚後是不能讓她自由的。結婚前我對她沒有什麼權力可以支配她，她也一樣的不能支配我。”

C果然替L把她說服了，L和她的婚約很順調的成功了。他們訂定等L大學畢業後成婚。

三

L結婚後還不滿半年，政府就派他到法國留學去了。在他的留學期中她和C兩人間終結了一個密約。

“你還是喜歡他吧？體格又比我的好。”C逼近她的臉望見她臉上的不滿的表情時就這樣的質問他。

“密約的戀愛，不該提出有關係的第三者來。提出來時要減少歡情的。”她閉着眼睛側過臉去。

“是嗎？你近來對我的態度有些變了。你看你現在的態度！”

“……”她由他的呼吸知道他的肺疾達到相當的程度了，她完全失了勇氣——和他親吻的勇氣。

“……”他也無話可說了，祇癡望着她。

她起來到廁所去。等到她回來房裏時看見他側臥在枕上望着電光流淚。

“你身體不好嗎？是的，我忘記問你了，你的咳嗽症近來好了些麼？”她看見他流淚，吃了一驚忙着問。

“……”C 祇搖搖頭。

“你該自己保重些才好！”她蹙着眉對他說。

C 不住的咳嗽。大概是剛才神經太受刺激了，他咳嗽比日間更厲害了。

“在火車受了點風吧。”她勉強的說了這一句來安慰他。

這晚上在溫泉旅館裏，他咳嗽了許多血出來。取水給他漱口，捏熱手帕給他，她一晚上沒有睡——沒有到寢床裏去和他一同睡。但由他看來，她是怕受他的惡疾的傳染和遠避他的不潔。

第二天早起來，他的精神恢復了些，不過體溫比尋常高些。吃早飯時，她禁止他喝酒，但他非喝不可。有刺激性的炒蝦子，紅燒鱖魚等，她也不想給他吃，

但他還是要吃，要來送酒吃下去。

他心裏對她雖感着不滿，但她近這兩天來在他的眼中更覺美麗。他想用舌頭去舐他的口裏的貝齒，一顆一顆的舐；但他知道這是完全絕望了。

她坐在電燈下的一把椅子上在翻讀雜誌，他先往床裏去睡了。

“還不睡嗎？”他勉強的笑着催她。

“我還等一忽。”她並不望他，眼睛全注視到書上去。

C想，她完全是怕自己的不潔的痼疾，她有意規避我的。他想到這一點，覺得自己周圍完全是黑暗的。名譽？沒有！戀愛？沒有！金錢？沒有！有幾個臭銅，但不久也非我所有了！我完全是個失敗者！

她沒注意到他是在那一瞬間起來了的，他前手按在她的肩膀上時，才駭了一跳站起來。浴在電燈光中的他的臉就像水滸傳中青面獸。

“你該靜養幾時才好。你的身體要緊。再這樣時，今晚上又怕要咯血。你放心，我始終愛你的。”

“……”C流着眼淚沒有一句話祇搖搖頭。

她看見他流淚，禁不住生了惻隱之心。並且患了癆病的C所給與她的生理的安慰到底比L強些。她也有幾分敵不住他的誘惑。

這晚上C咯血比昨晚上更厲害了。她隻手掩住鼻孔替他揩幹上的血。他看見她這種態度，一陣氣惱，由喉裏再湧出許多血來。

他流着淚，思念及他的妻來了。妻不會像她一樣的怕他的癆疾。其實並不知道癆疾是種可怕的傳染症。妻也不會像她一樣的嫌惡他的不潔。妻也不會像她一樣的忌避他的親吻。

“明天你一個人回去吧！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我一個人回那裏去？”

“接L博士去！”

“啊啦！你又發氣了！你該靜養才是。”

“你回去吧！讓我一個人在這裏……”

“在這裏靜養？也好的。”

“不，讓我一個人死在這裏！”他的聲音高起來了，一陣暗紅色的血再由他的喉部湧出來。

一九二六，二月，九日夜

雙曲線與漸近線

(Hyperbola and Asymptote)

—

今晚上，他許久不流的熱淚終流出來了！

她的像片，她的筆蹟，她替他做的兩條白領帶，她送他的一件貼身襯衣，她替他縫補過的洋褲，她買給他的衣架，她買給他的一罇髮油，沒有一件不能催他流淚的。

“世界是爲有利己的一班人們而後存在的，你是此世界中一個人，所以你只管向你自己應進的那方

面進行。••••不過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我今有勇氣說我發誓不再爲均松流淚了•••”她今晚來的信是用這樣的口氣說的，算是她對他的最後的怨語了。他心裏雖然喜歡他可以脫離一種不能告訴人的苦惱，但一面也有點恨她太快灰心了。他希望梅茵有更憤妬的，熱烈的信寄給他！

鄭均松每天晚上定在他的書房裏伏案兩三個時辰，準備他第二天要授給學生的功課，準備完了，去休息。今晚上他沒有心緒去理他的功課了，因爲吃過晚飯，操有定人的悲歡離合之權的郵差送了兩封信給他，一封是梅茵由P埠寄來的，一封是他的母親由家裏寄來的，催他定要在年內和他的未婚妻成婚。

“今年內就要成婚，何以對梅茵？然而梅茵像蛇一般的智慧，也像蛇一般的固執。我不成婚，不能死她的心！我還是回去。”理性戰勝了，牠終把他的心引

向了故鄉去。

南支那(South China)的東南隅，有一個商埠，叫做S埠，這S埠要算東海岸線和南海岸線的交點。由這S埠溯江而上，北行四五百里，可以發見一個繁盛的縣城，這縣的市場外觀雖然繁盛，其實沒有一點所長——由設施的政治，實業，教育，和固有的人情，風俗，習慣等各方面觀察，都一無所長。據他們的省教育機關——受軍閥支配的教育機關，美其名曰會議制，其實是行獨夫主義的教育機關的報告說這縣的教育甲於全省。我後來查得教育機關所下的“甲”字是根據沒有中學師資的查學員的報告和該縣的學生和教師的多數。我想作算是“甲”也不過是猴兒在沒有獅象的山中稱帝稱王罷了！縣中的教育家們嚟！又何必睥睨一世，顧盼自雄呢？

這縣的教育既然這麼發達，所以女學校也有幾間，不是把寺廟來改築，就把舊日秀才舉子們念書的

書院來充校舍。有幾個靠女子教育吃飯的人，看見寺廟沒有了，書院又給人占完了，大成殿給一位在省會念了三年高等師範講義的土教育家占去做縣立第一學校了，試院又給一位手工學校電機科肄過業的洋教育家占去辦勸學所了，還有一二所公家的建築物又有政府保管着說祇准住軍人，不準住學生；他們就把縣裏的育嬰堂也截取了一半來開辦女學！弟弟妹妹們！你不要哭得這麼悲慘！姊姊們沒地方念書，所以委屈了你們，累及你們，你們還在哀哭麼？姊姊們的書如何念得下去？

鄭均松是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教員，會教歷史，也會教地理，會教算術，也會教唱歌，算是一個多材多藝的教員。“縣立”兩個字是學校裏要吃飯的人冠上去的，向縣知事和縣人討錢的時候名目好聽些。

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唱歌，遊戲，體操——戲

且式的跳舞，和織繡的成績是很好的，學校當局也把全副精神注重在這三科上頭，因為女學生學好了這三科很能代學校掙幾個錢。中國現代最光榮的人物——有絕對的權威的，有最多金錢的，公認的強盜到來，學校當局就叫她們把這些技術演給這種新式偉人看，博他們多捐贈些和纏頭差不多的東西。

鄭均松是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唱歌教員，不消說是校中的中堅人物，梅茵初認得均松時，是在附設的高等小學部最高級肄業。

梅茵最初能引動均松的注意，是她的清脆高亮的歌聲！其次是輪廓很明瞭的，富有曲線美的血紅色的口唇！其次是按風琴時候伸出來的一對像春筍尖一般的玉手！到了後來梅茵身上的一絲一髮和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能使他的心房怦怦的動躍了！均松到這時候才明白過來自己給一種不容易解除的情絲縛着了。

二

梅茵的父親梅翁從小就在南洋經商，初去的時候是替人家看守店面，十餘年來辛苦經營，到近年他竟能自張門面，在P埠開了一間小雜貨店。聽說他的貯蓄，要累積上萬了。同縣有一位秦商也在P埠做了十餘年的生意。梅茵的父親，開那間小雜貨店，得秦商的助力不少；所以梅茵做了一種酬謝品，七歲那年，由她的父親作主，定給秦商做媳婦了。

· 秦葆初——梅茵的未婚夫——和均松是同學，同一年進了教會辦的中學校。葆初祇讀了兩年，沒有畢業，他父親就催他到南洋P埠去實地練習商學了。均松祇聽人說葆初的未婚妻，叫做梅茵，却沒會過，到當教員的時候，未免特別注意，特別關心，這也許是均松，對梅茵生戀的一個導火線。

殘秋又要盡了，起伏得很緩慢的老年山波，漸呈蒼黃之色，山麓的林叢裏，散着無數像枯骨一般的

灰色的樹枝，景象異常荒蕪，幸得還有幾叢白色山茶花，和深紅色的楓葉，點綴其間，添些色彩。

“先生！我們夜間補習英文的事，學校裏的人都曉得了。”梅茵跟着均松，行到山溪的橋邊來了。今天是女子師範學校旅行，梅茵請了病假；約了均松，到離城十多里的地方，來看最有名的雌雄瀑，——兩條像銀帶一般的，從花崗岩山頂的松林裏，直瀉下來的瀑布。

“真的麼？給她們曉得了麼？”均松臉上顯出狼狽的樣子，翻轉身來望着梅茵。

“可笑，你們男人！做錯了什麼事，要害怕到這個樣子！”梅茵紅着臉笑望他。

“不是害怕什麼，怕她們誤解了我們，外邊聽見不雅。”

“怕什麼？單我一個上夜學麼？”

兩個月前的一晚上，均松吃過了晚飯，打算出

寓，訪訪朋友，剛踏出門，恰遇三個女生來找他。借琴譜呀，問算術題呀，三三五五常有女生來找他，祇沒有單一個人來訪他的。

“我們來得不湊巧，先生有事要出去呢！”當頭來的，就是均松沒有一刻不思念的梅茵，她翻轉頭來苦笑着，對後來的兩個說。

“沒有什麼要事，散散步罷了，請進來坐。”三個女生，跟了她們的教師進去了。

“又要借琴譜麼？所有的，不是都給你們拿去了麼？”坐定後，均松笑問她們。

“不是的，不是要借琴譜。”梅茵臉上泛了淺桃色，低着首笑，隨即又抬起來，望着她兩個同學癡笑，兩個同學也笑了。

“說吧！快對先生說吧！”同來的一位姓林的半惱的笑着催梅茵。

“你自己不會說麼？”梅茵又笑了。

“什麼事！什麼事！”先生方面也催着梅茵說。

到後來她們告訴他，她們嫌學校的英文功課太遲緩。她們告訴他，她們想利用夜間的餘暇，補習些英文。她們又告訴他，她們想隔一晚上，便同到他寓裏來習英文，最後她們問他，可能答應。

除地點的問題外，他都可以同意。替女生開一個英文補習班，不算什麼希奇的事，但均松總以為自己同意的動機，有點不很純正似的。梅茵不在這三人裏面，均松或不許她們到他寓裏來，不是的，他或竟至全然拒絕，不願擔任。

他們四個商議了一刻，決意把梅茵家裏的外書房，借來做補習英文的教室了。梅茵的母親，是第一個贊成的，她說由均松的寓所，回她的住宅，要經過一條很黑暗的道路，她很不放心梅茵夜間在那條街上走。

同學的兩個女生，距她們的家近，也很樂意，隔

一晚就到梅茵家裏來。課完之後，梅茵或同時送一個先生和兩個同學回去，或先送兩位同學回去。

“我想問你一件事，但是在問你之先，你要發個誓不把我問的告訴第二個，——不管我問的有錯沒錯。”姓般的女生，在歸途中，問姓林的女生。

“我早猜着了你想問的事是什麼”，林生停着腳，湊近般生的耳朵低聲的，“你不是問他們兩人近來的態度麼？”

“什麼態度，我不懂！”般生搖着頭笑。

“你這刻薄鬼！又在裝做不知了！我且問你，你從那點看見他們的態度不尋常？”

“我不該偷看茵姊的原稿簿的！今晚我到得早，先生還沒來，她也還在裏頭吃晚飯。她的書包解開着在她的小書檯上，裏頭一本原稿簿挑動了我的好奇心。裏面有寫給先生的英文信稿呀！先生還代她改了許多，先生的筆跡，我們是認得的。什麼“Heart Bounds

to heart”什麼“Be a man and fold me with thine arms”，什麼“Love's eyes are very blind”，什麼 Yes, I love you truly, and must always love you!”真多好文章，我記不得許多了！”般生且說且笑的走。

“我前星期，碰見他們倆在接吻呢！我忙輕輕的退出來，然後打響聲進去。”林生低聲的說。

三

由K縣至P埠的路程，要先由K縣乘船到N市，再由N市，乘火車到S埠，由S埠，再乘汽船開往P埠。

車窗外的青色的麥苗，不時在空氣中振盪。跟着麥苗，不時還見有黃色的菜花過去，近鐵道的草場像受足了日光的薰育，長了些淡黃色的嫩芽。日光的力很強，坐在車內，覺得雙頰發暖。

一輛二等車室內，有兩張相對向的椅子，火車進行方向坐的是一個西裝少年，向反對方面坐的是一

個年約二十二三的女人。靠車窗和西裝少年並坐的是一個三四歲的很可愛的女孩兒。靠着車壁在他母親的身傍睡着的是一個才滿週年的小孩兒。此外車室中再沒有別的旅客。

“均松叔！鵝！一羣鵝在叫！”女孩兒指着車窗外叫均松看。均松在和她的母親說話，沒有理那小女孩，鵝早不見了。均松隨口答那小女兒，

“是的！他們都是鵝！都是一羣鵝！”

“一羣鵝——不能理解我們的鵝！”這個女人，不消再加註釋，她是梅茵了。她苦笑着看均松，均松臉紅紅的，把頭低了下去。

“能夠做鵝，不知減少多少煩惱！”均松隨着又歎了一口氣。

“先生！不，我不叫你先生了。我從今後叫你均松了！你許我麼？均松！我把我別後幾年的經過，都告訴你了！你也應該把你的經過告訴我。我們一別五年，

CURAÇAO

雖不能說是相思辛苦，但我們這回碰着，我真說不盡我的歡喜和悲痛！五年前那晚上，你對我說，我們的關係，接吻爲止。到第二天我到學校去，我才知道你辭了職。你不來別我，也不來封信通知我；那時候你那裏知道我如何的恨你！後來我打算退學，——打算出南洋去和他們的爸爸結婚時，很望你一見，訴我的心曲，可是誰能把你的行蹤告訴我！我結了婚後，常夢見你在罵我，罵我薄情。我又夢見你退出了教會，拚命的吃酒。先生！均松！你爲什麼不把你五年來的經過告訴我？均松！我雖然代他人生了兩個孩子，但戀你的熱情，從沒有熄，不過這五年間是潛伏着罷了！我今遇見你了，我的戀愛的火重新熾熱起來了，我想把我從前沒有燃燒着的你，重新再燃燒，均松！先生！你許我麼？我雖然生了兩個兒子。但我這四五年來的生活，算不得是生活，我想你一定會領略我所說的！先生！均松！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這不是你教過我的麼？這兩個小的，假使能夠叫你爸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她的神經像很興奮的，她又在他面前流淚。

“梅茵！過去的事，不必重提了！Love is blind！我不是早告訴了你麼？把我們在這五年所作的成績比較起來，你才是幸福的。我麼？你看，還是孑然一身，那裏趕得上你們有家庭的！梅茵！我很可以由他們手中把你奪過來，——不是的，按理，你是應歸給我的！不過戀愛可以結合我們倆的關係，不能保護我們在社會上的存在。我何嘗不想把你帶到沒有人離間我們倆的戀愛的地方去！但是我有母親！我失了你之後，還不是和你一樣？想念你的熱情跟着時期一樣的增進；情感發達，義理退讓的時候，就後悔不該不把你從他們手中奪過來，不過我想——頭腦冷靜時，深想一回，又覺得占有了你不是能使我們中間的愛永久存在，使我們中間的愛永久存在。唯一的方法，是

我應在這五年內做些成績給你看。梅茵！我這五年來的經過，祇好說是失敗，說什麼成績？梅茵！你看我還是一個中學教師呀！”均松說到這裏，右手撫摸着坐在傍邊的小女兒。“像這兩個，就是你的成績品——最優良的成績品！……”

“均松！我忘記問你了。你可曾有和女人接觸的經驗？”梅茵的黑裙包着均松的左膝，兩人均感着一股熱氣在接觸部熱發。

“梅茵！我求你——我誠懇的求你，勿再逼我了！我們堅持到了今日，這個‘晚節’終得保存着！”沒有性的經驗的均松，在梅茵面前，像乞憐的羔羊。

“義理之前無真愛！你是重義理的人，你何曾愛我，但是你不愛我，你就不應該要求我……要求我……要求我和你親吻！均松！一吻之罪！均松！你太把接吻看便宜了！不……便算干淨麼？便算能保持晚節麼？便算能全你自己所意擬的義理麼？均松！你

祇比我太多一歲，怎麼你的思想這般蒼老？你怕是中了聖經的毒！均松！起來！快睜開你的眼睛！你要把你的熱烈的火煽出來燃燒地球，焚毀天體！”她慘笑了一刻，隨着再滾出了兩行熱淚。

滿月一般的臉兒，豐腴的帶桃色的雙頰，黑漆的頭髮，明星般的眼睛，和鮮紅的舌尖，挾在朱唇中間，湊近來了！比學生時代豐腴得多，華麗得多了！均松的身體像受了高熱，不住的膨漲。均松不由自主的快要無條件的降服了！

——滿月般的臉兒，失去了從前所有的半透明的白玉色，換上了一重鉛華的薄膜！桃色的頰雖是豐腴，但健康的薔薇色早褪盡了！黑漆似的髮，梳上一個很時髦的髻兒，不編從前的單根辮子了！明星般的眼睛，周圍加上一對薄灰色的圍帶了！鮮紅的舌！鮮紅的唇！曾經我接過吻的舌和唇！你我也不是從前的了！梅茵！你自己果然是幸福！可是由我均松眼裏映

出來的梅茵，決不是幸福！梅茵！我問你，你的處女美那裏去了！——均松像醒了過來。

“不，梅茵，不！我再沒有權利和你親嘴了！你看，兩個兒子在你身邊！我告訴你，梅茵，我有未婚妻了！”均松雙手按着梅茵的雙肩，站了起來。“梅茵！我愛你，我真心的愛你；我不足惜，但我不能因愛你而使你沉淪！”均松再撫着梅茵的背坐下去，慢慢的說。梅茵伏在均松膝上，嗚咽着像沒有聽見。兩個小孩兒也跟着他們的母親哭。

檢票的走進來報告，他們知道S埠快要到了。

四

S埠的碼頭上擠滿了一大堆人。在碼頭前橫着的，大軀體的輪船，漸漸的蠕動起來。輪船和碼頭漸給海水隔着了，聯絡他們的祇有在空中欣舞的無數的紙帶（Tade），有紅的，有黃的，有藍的，有白的，有青的，甲板上被送的人，擲給碼頭上送行的人，碼頭

上送行的人，擲給甲板上被送的人。祇有二等室的艙面上，有一個一手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女孩兒，一手抱着一個才滿週歲的孩兒的女人，沒有人理她，沒有人擲紙帶給她，她也不擲紙帶給那一個。

梅茵第二次赴南洋P埠所搭的輪船，於正午十二點鐘，由S埠開行。均松送她至S埠，決然和她作了最後的訣別了。

均松自梅茵去後，仍在S埠的中學校，度他的黑板和粉筆的生涯。他像留聲機和打字機，每天在念教科書和寫黑板。他的生活像無意識的。下課之後，便癡坐案前，像沉思什麼似的；又像失了一件什麼貴重品似的。

“上帝呵！賜給我力！賜給我戰勝她的力！上帝啊！我想懇求你！我懇求你把我的良心和靈魂賜回給我！由她那邊把我的心和靈魂取回來交還我。”他煩悶的時候，是這麼樣的向天祈禱，也常常翻讀致哥林

多人前書第七章來自己安慰。

今晚上，她安抵了P埠的信到來了。她信裏說她自別他之後，在海上無時無刻不思念他，也無時無刻不在追憶他們從前的戀愛史的一段。她信裏，又說她此次的航海，風浪很平靜，能夠常出來艙面上望月。她信裏，又說她望着海面的月，便回想到七年前在她家裏習完英文，殷林兩女友先回去了，她趁着月色遠送了他到J市公園，同坐在假石山下玩月時的情景。她信裏又說，前一晚上，二等休息室裏，來了一個彼堂(Cape Town)的黑奴，抱着一個大胡琴，唱着英國下流社會唱的愛情歌，唱完之後，要搭客賞酒給他吃。她信裏又說黑奴唱的歌雖然淺俗，但也有很感動人的地方。她信裏又說，她聽了，“••• When you and I were sweethearts, ••• I am dreaming, ••• ••• down by the Old Mill stream where I first met you”幾句，她不禁掉下淚來了。她信裏又說她下

淚的原因，並不是爲黑奴的聲調唱得悲切，也不是爲歌詞能夠動人。她信裏又說她是因爲回想到訪雌雄瀑那一天，他和她在山溪小橋附近徘徊的情景。她信裏又說二等客室中有一個很像他的，每次進餐室的時候能使她的心房怦怦的躍動的搭客。她信裏又說她今後又要開始她的煩惱生活了——要和她所厭惡的，每日口不離金錢銀票幾個字，手不離秤桿算盤的一班人，共同生活了。她最後告訴他，她再見他的時候，她恐怕早做了三個人，四個人的母親了。

他也隨俗的結了婚。他的家庭，也算是幸福的一個。不知是歲月把他忘了，還是他忘了歲月，他，像她無意識的做了人的母親一般，也無意識的做了人的父親了。梅茵的像片給他的老婆投進火爐裏去了。他祇站在傍邊笑着看。梅茵的信稿，也給他的小孩子丟

在敬惜字紙的竹簾裏去了。他再不穿反領的西裝了。她做給他的兩條白領帶早不知去向了。她送給他的襯衣早拆來給他的小孩子做防尿布了。

不知過了多少年數，她忽然來了一封信。

“先生！我現在是七個小孩子的母親了！我的家庭，很平和而且幸福。我有今日，都出先生之賜。從前一切罪戾，均望先生寬恕我。從去年始，跟葆初進此間聖公會禮拜堂。未進之前，恐上帝未必能恕我從前的罪；進了之後，竟蒙赦免了！先生！吾將舊日一切，白之吾夫矣。葆初也和上帝一樣的赦了我從前的罪過！我之改過，不能說不是受先生的感化！先生不是常教我念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十節，第十一節兩節麼？吾幸有以對吾夫，……略報近狀，並懇求上帝賜先生一家福祉。

茵頓首”

他讀過了她的信，口唇微動的默誦“……至於

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

“她也在讀聖經了麼？我要到學校會計那邊領月薪去了。閒事管不得許多。”他微笑着對自己說。

一九二二，十一，二五夜十時羊子山礦山

愛 之 焦 點

—

“N姊！聞你與M家之約已成，甚慰。從此姊履佳途矣。不知姊亦容不幸人從姊友衆之後祝姊之幸福否也！吾因姊故，遠道來此，今目的既達——欲置姊於幸福之域之目的既達，可以歸矣。日前計劃以爲歸時必有爲我伴者，孰知吾仍須獨行此五十里山道耶！K村坦道本可行，唯L牧場是吾儕傷心地，何忍再觀？
••• 尚有像片一枚存姊處，今M家之約既成，則像

片徒爲姊日後之累耳。望擲交來人帶回。……”

她由樓上望着他和一個年輕的美麗的女孩兒在樓下過去之後，呆呆的出了一回神，然後慢慢的跑到她平日很珍重的文篋前，打開篋蓋，尋出他五年前給她的那封信來讀。讀了之後，懶懶的倒在一張藤椅上，雙掌伸向腦後疊着，把頭枕在上面。那張半新不舊的信箋由她膝上被吹下來，她也不管——不是不管，她像沒有覺着——她祇癡望着對面壁上掛着的她的丈夫的像片。

“精神的愛和物質的慾是很難兩立的。”這個問題她研究了許多年，她終不敢把這個問題否定，因爲事實上她是給物質慾支配着。她思念他的心敵不住她原諒她自己——原諒她對他失信——的心！

現在他把她五年前對他的態度演回給她看了！兩兩比較，她才領略到他五年前寫了這封信來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悲痛！

論起社會上的名譽和位置，他果然趕不上她的丈夫，所以她就硬着心腸離開他了，但應當流的淚還是一樣的要流，就這一點，她想他該寬恕她的了！

五年前她接到那封信的時候，她在客廳裏的風琴面前站着。送信的那女孩兒交了那封信給她後，望着她拆開那個信封，也望着她展開那張信箋，望着她朱唇微動的讀，也望着她讀完之後伏倚着牆壁咽淚。

“你回去告訴……”她竭力忍着，不願給那送信的女孩子看的熱淚，像有意和她爲難，倒益發流得多了。

她忙搖了幾次頭，想把這種追憶打斷，但她不知什麼緣故，今天像沒有這種力量。

“我不該把像片寄回給他。把像片寄回給他是把他對我的一縷之希望截斷了！所以他恨我到極點了！”她略一轉身，歎口氣對自己說。

“但是我怎能夠帶着他的像片到這家裏來？我不能不把那張像片還他！這是我對我的丈夫，也是對他應做的一件事！”她接着又自己辯護。

她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接到那張像片——他最得意的作拿坡崙姿勢的像片——的時候，竟氣哭了。她又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把像片後面“*To my future wife, To my loving sister.*”幾個字塗抹掉了。她最後又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恨得什麼似的，終於把那張像片燒掉了。

她和她的丈夫同棲了一個多月，她愈覺得對她的丈夫不住。但她的丈夫終沒覺着。她從那時起決意再不思念他了。可是他的魔力很大，他的幻影不時的在她腦中出沒。她的丈夫把她抱着接吻的時候，她禁不住想到和他小學時代在教室內所行的間接交換親吻的方法——她和他坐在教室裏祇隔着一個座位，常把口裏含過的鉛筆借給他，他接到後也把牠往口裏

送，然後交還她，教室裏教師監督着，他們也能夠偷着接吻。——她的丈夫稱讚她像埃及女王 Cleopatra 的時候，她又禁不住思念到他曾說她體重，不容易抱起她。她的丈夫愈愛她，她愈覺得對不住她的丈夫；她愈覺對不住她的丈夫，他的影兒在她的眼前更幻現得利害。

八人都說是他失敗了，其實他何嘗失敗？

記得有一次他要別她的前晚上，他在整理行裝，她也在他傍邊幫忙，家裏用的老媽子祇站在門首呆呆的望，因為她不會整理，怕弄亂了他的行李。老媽子望倦了，打了幾個呵欠。

‘Q先生，我先去睡了，莫要見怪。’

老媽子去後，他舉頭望望她，不期然的她也在偷望他，她臉紅了，她笑了，他也笑了。

“媽媽睡着了麼？”

“媽媽早睡着了！”

“此刻多早了”？

“十一點又三個刮（粵人音譯 Quarter 爲刮打，又略稱曰刮）”她看着她腕上的錶說。

“那麼，N姊，你也該睡了！”他催她歇息。

“你呢？”她歪着頭笑向他。

“今晚上怕要通宵才整理得清楚。”

“那麼我也陪你。”

“這個如何使得，不怕M和我決鬥麼？”他這句話半像對她的復讎，半又像對她的試探。

“你又來了！你看前天他回家去，我曾替他清理行李麼？我曾送他行麼？”她半笑半惱的說。

“未婚的，羞人……”他不是笑着說，是很正經的說。

“你還說麼？”她真動怒了。

“……”他很擔心說過分了，她會跑了去。

“我恨不能把我的心挖出來給你看！”她把右腕

枕着伏在案前，兩個眼睛角上懸着一對黃豆大的水晶珠，把案上的洋燈光反映過來照着他。

他把行李丟開，跑了過來，雙手加在她肩上，低着頭俯瞰着她的圓臉兒的全景——長濃的眉，巨深的眼，隆直的鼻，兩條紅色小弧線圍着的口，豐腴的桃花的頰，漆黑的前髮半把前額掩着。最後他們的臉遇着了，她允許了給他一個長時間的熱烈的接吻。

“我怕一時難回來，我對你總是不放心的。如果你能夠把最後的表證給我，我就可以安心離開你……”他的聲音顫了。

“望你深信我的心，這最後的表證望你留着罷。今晚上把給了你，日後再把什麼給你看呢？我祇堅守着待你回來，……”她反泰然的說。

她和他兩人中間暫時沉默了一刻，到後來她含着兩泡熱淚離開了他的書房。壁上的掛鐘噹的敲了

一嚮送她出去。

二

若在二十年前，在這村裏一班稍爲受了點新教育的女孩兒一回到她們家裏，就要給她們家裏的老婦女們——頑得像我們屋後的幾株結大節瘤的古董松的老婦女們同化去。她們在教會辦的女學校裏念書時，學校的先生們明明教她們除敬事獨一無二的真神外，不要迷信無謂的鬼神，崇拜無謂的木偶石像；可是她們回到家裏來，偏又跟着她們的母親或祖母到寺廟裏去求籤祈福了。不單迷信，無謂的俗習，腐敗的禮節，她們也能一律代她們的前輩保存。

現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近幾年來的女學生們的思想竟跟着她們的服裝一天一天的變遷起來了；她們不單不會給頑老的前輩同化去，居然有了抵抗力，能夠漸把腐敗的，非科學的，不經濟的舊習慣改了去！

她和他的關係或許算思想變遷的一種現象！

她和他中間的愛，不單他們兩個都有自信，就連小學教師，西洋宣教師夫人也從旁守着他們倆的年齡和愛一天一天的增加，也很望他們倆的愛能全始全終的。

由她們的家裏到宣教師的住宅祇有三五分鐘的路程，月亮的時候宣教師夫妻一定着人請她和他到他們家裏的騎樓上合唱讚美詩。唱完讚美詩後他們就在樓上鬥棋，宣教師夫人和她做一班，他和宣教師也做一班，常很熱心的在鬥棋分勝負。

有一天月亮的晚上，他們循例的到宣教師家裏去，在這晚上宣教師夫人竟把他們可以成夫妻的充分理由告訴他們了，宣教師夫妻舉的好例就是她自己和宣教師的關係。

宣教師的外祖父和宣教師夫人的祖父是同胞兄弟，論血統關係，他們和宣教師夫妻是一樣的，不過

有宣教師是女性生的，他是男性生的之差罷了。恐怕他和她的血統關係比宣教師夫婦的血統關係還要遠些，因為他的祖父是庶出，她的祖父是嫡出的。

那晚上的餘興是夫妻對話劇，宣教師夫婦要他和她學着他們演。

“Oh! my husband! . . .”宣教師夫人望着宣教師說。

“Oh! my——”她望着他臉紅紅的不敢說下去。

月亮在他們後面送他們倆回去，他跟在她後面，他們的影兒在地面竟連在一塊。

“他們的家庭真幸福!”

“只恨我們 . . .”

“ . . . 生在中國。”他歎了一口氣。他們在朦朧的月色裏默默的行了一刻，他忽然想及什麼似的。

“N姊，難道我們沒有革命的勇氣麼?”

她祇點了一點頭，待要說話時，他們家裏蓄的幾匹狗都走出門首狂吠着迎他們了。

他早沒有父母了，她的母親把他當作自己生的看待。她們的家庭是很寂寞的，男性祇有他一個，女性却有三個，她，她的母親和從外邊僱進來幫忙的老媽子。此外有一匹貓，兩匹狗，一羣家禽。

梅花落後，田圃間的麥苗在和暢的空氣中不時招展，牧場的枯草叢中隨處散見有些青芽了。N在這時候來訪他們，就在他們家裏做了長留之客——不是的，是他們家庭裏加增一員了。

M和她是嫡親的姨表兄妹，家在鄰縣，距他們的家有九十多里，黎明動身，轎行到晚六七點時分才得到。N未來之前先有信來，說他想習點英文，要來和表妹同學，因為他縣裏找不出較良的英文學校。他聽見N要來和他們一塊兒生活，心裏就有點兒悶悶不樂，但不便形之於色，只好裝着表示歡迎的樣子；因

爲他是認得M的，他知道M來是對他和她兩人間之愛情的一個致命傷！

他不是怕M的姓族比他的大，也不是怕M的門第比他的高，也不是怕M的家財比他的富，也不是怕M的聰明比他的強，也不是怕M的年齡比他的大，也不是怕M的衣服比他的美麗，也不是怕M對她的血統關係比他對她的親密，他所怕的是M和她不同姓！

她在M和他的中間，很像弱國介居二大國之間，真難處了！幸得村人都傳說M是她未來的丈夫，所以M對她常避嫌疑，不太說話，她因此也少受他的埋怨。

他若看見M和她親親密密的說了半刻話，他定要十天不理她，不知要她來解說幾次，陪禮幾回才回轉意來。他的低氣壓，不是她的靈敏的風雨計能夠預測出來的。她明知他的脾氣壞，妒性深，可是她對他

的戀愛跟着他的低氣壓日益深刻。

有一天是宣教師感冒，英文休課一點鐘，M不同級，庭園的一隅該是他和她兩個站在花前談笑了，他先跑到他們三人平日聚會的地點，料定她一定會跟出來就他。他的低氣壓的臉色像有催眠力，她果然出來了，她沒出來的時候，他盼她來就他，今見她出來了，他又當作沒看見，遠遠的走開。她看見他避她，馬上收了她的笑容，站在一株梧桐樹下，俯首沉思，不時也抬起頭來偷望他，察他的顏色，他們的視線碰着的時候，他又把臉翻了過去。

別的學生都散了，她不忍再開她的低氣壓了，她就近他，把隻腕加在他肩上，把臉湊前去問他，

“你到底爲什麼生氣？”你生氣也生得太無理由了！”

“問你自己罷！”他輕推着她的肩膀，像叫她離開他。

“他們要說，我禁得他們麼？”她接着說。

他經她的剖辯，這次的低氣壓期間短縮了許多。

他和M兩人間的戰鬥繼續了兩年，她十九歲，他也十八歲了。最後的勝利在他別她的前一晚上終歸給他了。

三

他的日記裏有一節：

“×月××日，這是我再別N姊的一天！

“人類像 Sandwich —— 人類是給麵包夾逼着的一塊肉！我是爲麵包的緣故要和N姊作別！

“兩個月前 —— 學校長把出校證書給了我之後 —— 我就想離開村的，N姊，我最愛的N姊，也最愛我的N姊 —— 她不許我這麼快離開她，她哭着對我說，“你待M回家後去罷！”我的行程竟爲N姊遲了兩個月！

“今早八點多鐘，吃了早飯，他們祇讓N姊一個人伴我行數里山道，往火車站。到車站時，大鐘告訴我再待九分鐘，她的兩針就要成直角，距開車時刻還差一點又三十九分。

“N姊在休息室裏的一隅暗哭，她太哭得不成樣子了！休息室中的人都望着她，望了她之後又望我，望得我很難爲情。

“今天早上起床得快，儘夠時間梳洗和裝飾。怎麼今天她沒把平日愛戴的，鑲有幾顆淡碧色珠兒的黑褐色壓髮梳兒戴上呢？她祇胡亂的把頭髮鬆鬆的編了根辮子。額前有好些短髮在晨風中拂動。她的口唇也沒有點血在流通，臉色也異常蒼白。

“她明知我看見她哭了，但她總不把眼淚給我看。她想說什麼似的，沒說出口，便把臉翻了過去，過了一刻又翻過臉來笑向我！

“我寫給她的信——別她後的幾封信，可以當作

我的筆記，都抄在下面：

‘這封信是在火車中寫的。N姊！你去之後，等到十點半鐘才開車！

‘我再違你的命令了，我在車中睡不着，取出你給我的那本書來讀，讀了半頁，再讀不下去，我無聊萬分，所以寫了這封信。

‘火車震動得很利害，你看我寫的字多潦草，我怕你看不明白。我後來想，我所寫的，我所說的，你都不會明白，不會了解，再有人會明白我，了解我麼？

‘N姊！現在我們離開了，不知何時才得會面，我們不要再把我們所熱望的收藏着，祇把反對的來相探試！我已經把胸腹剖開給你看了！N姊，你還在躊躇麼？

‘不時有幾個小山岡在我兩邊走過去，我才曉得火車早過了L平原。L平原是我們倆的紀念地，我竟把她忽略過去了，可惜，真可惜，N姊！你以後還去探

雁來紅花麼？採得的時候，望寄我幾枝，採的時候，也望你思念及我！

‘火車現在蜿蜒的在深山道中進行。兩面高岡如飛的向後面退去。

‘隧道在前，我暫停筆。

‘黑暗繼續了十一分鐘。

‘到了F車站了，我忙翻看旅程表，我知道我已離開K村兩百多里了——不是離開K村，是離開你兩百多里了！

‘火車的輪不住的輾轉前進，我的心也跟住他們不住的思念你。火車在F車站休息十分間，我在這十分間思念你更切！

‘可恨的汽笛！可恨的汽笛！她只管催着我遠離你！

‘N姊！我的哀愁，我的苦楚，都跟着離開你的路程成正比例！

‘我頭痛得很，我的腦殼像快要破了，我的心房像快要裂了，我想睡！除了睡再沒有方法。

‘我每枕在你腕上，我就安心睡下去。你以前每天晚上看見我想睡，你不許我睡，你要我睜開眼睛，你說我們快要離開了，有限的光陰不要睡過去了。我沒有聽你的話，我睡了，你就哭了。此刻你若在這車裏，和前晚上一樣的對我說，我一定不會叫你哭，你也一定不會哭！

‘瓦村兩月前早沒有雪了，北地比瓦村地方高，也比瓦村的氣候寒，夾線路的兩面高山上的積雪還沒有融解，由車外吹來的小風也很冷。

‘你近這幾晚上說的話像活動影戲，現在又在我腦膜上重演出來了。

‘我早就想哭了，我此刻很想哭了，無奈同車的搭客都守着我，禁止我哭！N姊！你不是說，我們大深進了麼？我們大冒險了麼？我想我們再沒有第二條路

走，我們既然深進就要深進到底！我們既然冒險，就要把這冒險事業幹到底！

‘車外下雨了，車窗都給看車的關閉了，我更要悶死了！車裏黑得很，我暫把信箋和鉛筆收藏起。

‘到了S市，天也黑了，我這封信是由S車站寄的。’

‘除寫信寄你之外，我像不會幹別種事了！N姊！我現在旅館的一間很狹窄很寂寞的房子裏，一個人坐着沒事幹，我又想寫信了，你不會說太多寫信討厭的吧？

‘我想不到我會有這樣寂寞的一晚！

‘我還有很要緊的話早就想說，還沒有說，我現在對你說罷！你允許我說麼？你不答應，我也可以不說，不過，不過，萬一，萬一，萬一，……是真的！……
••我的胸裏，像給什麼填滿了，我不能再寫了！你

等我下一次的信罷！

‘這封信和前一封信，你或者會同時收到。’

隔一天的日記裏，還有下面的一篇筆記，說明了是那一天寄給她的信：

‘我今天早上要搭小汽船向瓦城進發，以後我要在那邊和人爭麵包吃了，也要在那邊思慕瓦村了——有你住在那邊的瓦村，我思慕得更要親切。

‘我昨晚在旅館裏夢見你睡在我腕上，我夢見你伏在我胸上，我夢見……！到後來我又夢見他，我在夢中失望極了，我在夢中哭了。

‘我初想不該寫，也不敢寫，現又覺得想寫的不妨寫。他們有他們的真理，我們有我們的真理。他們要把你屬他，不屬我。這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麼？不是的，竟以百步笑五十步了！N姊！你說我們犯罪麼？我說他們都是猶太的祭司和長老們，他們是胡

亂把聖者定罪！N姊！你不要卑怯，你不要灰必！你要忍耐着等我！你不要忘記我！待我把愚昧的義理剷除去，把迂腐社會的束縛解了去！’

四

他在以後的日記裏，還抄上了以下的幾封信：

‘我常在耳城公園的樹蔭下，追憶我們倆的戀愛史中的最得意的幾段。

‘自他來之後，我恨你對我的態度太尋常。到後來你把不理我的苦衷告訴了我，我又自恨太愚鹵了，我又自恨愛你的心趕不上你愛我的了！’

‘我上學去，你也上學去，他也上學去，我們三個一同上學去。最初我們三個的學生生活算很平和也算幸福。

‘他很愛你，他應當愛你，他自然的愛你。他或也知道我愛你，也知道不是像他一樣的愛你。但他不知道我們倆的愛比他對你的愛還要正當，還要自

然！

‘不知什麼緣故，從那時起，我很恨他了！’

‘我恨他之後，我祇讓他伴你同走，每天我一個人先到學校去，我不和他說話，也不和你說話。你看見我不理你，你偏向他多說話來氣我，我恨你不過，我再和他講和，祇不理你！’

‘我在這時候解剖了你一半了，你一個人跑來和我講和，我知道我戰勝了他了！他是死守舊道的先生，他是舊樊籠裏面的囚徒，他那裏知道我們倆的神聖的戀愛！’

‘我不放心離開你，我要求你給我個憑據——愛我的憑證，你給了我，你並不遲疑的給了我；以後我很安心讓你們並着肩走。’

‘接姊來信，令人失望！N姊！這是我們倆中間的創作！’

‘N姊！你莫卑怯！你莫躊躇！你只管把你的心交付我！我在準備戰鬥了！準備向M宣戰！準備向你的母親宣戰！準備向戚族宣戰！準備向社會宣戰！

‘N姊！到了此刻，你不能信賴我，也要盲從我！你不要把無罪弄成有罪！我們可以去家，可以去國！我們祇不願做驚弱的妥協者！我們為堅持我們的主義，為圖盡我們的責任，我們什麼都情願犧牲！

‘教會中人的顛倒是非不足以證我們的創作為有罪！一班全無根據，瞎評我們，嫉妒我們的人說的話，不足以證我們的創作為淺薄無聊！他們都是徒潔杯盤外面的偽善者！他們是專為自己隱惡揚善的假道學先生！

‘我信教會，我信真的良好的教會，因為良好的教會一定是認我們倆的創作！你本無罪，何用懺悔！應盡之責任不盡，藉懺悔為名，遁入教會；像這種偽善的教會簡直是養成罪惡的逋逃藪罷了！

‘這種創作，是我們倆的最神聖的，最純潔的事業！慈愛的，良善的教會也忍心破壞我們倆的神聖的純潔的事業麼？’

‘他們要恨惡我們，由他們恨惡，他們要反對我們的結合，由他們反對！我並不因為他們的恨惡和反對而生恐懼！我們要替未來的青年男女——不是的，不獨未來，是現在和未來——倡個先例！我們的結合能成功，不單是我們的再生，也是一班青年男女的幸福！N姊！我們倆的責任很重大，我們要徹底的主張我們所抱的主義！我們若中途放棄我們的責任，使我們倆的創作有功虧一簣之歎；那麼一班熱烈的青年男女們會誤解戀愛是可以不負責任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稍遇困難就可以消滅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受一種無意味的習慣支配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適合於規矩方圓形式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先預測其對外界所生的影響’

如何而後可以成立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得一班愚衆的同意始能成立的東西！’

‘N姊！我寂寞的時候，你是我的安慰。我頹唐的時候，你是我的希望。我黑暗的時候，你是我的光明。我愚昧的時候，你是我的智慧。玉村傳來的消息果真，我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要失掉了。他們也會在嘲笑我了！’

‘……我夢見他，我夢見他擁抱着你，我夢見他和你接吻！我又夢見他們來對我說，你已有了未婚夫，未婚夫不是別人，是他！我所恨惡的他！如果這夢兆是真，我可憐我自己，我更可憐你，尤其可憐他！’

他的懷疑終成了事實。不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人不消說個個都贊成欣羨，就連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人也因陋就簡，以為這才是善後方法，不然玉村中

就要發生一種與禮教相抵觸的大罪案！

這時候M和她是村人所羨妬的標的，是村中的King和Queen，祇有他——一個逃罪的囚徒在江城咽淚。

她竟和M在K村的小禮拜堂成了禮。她算懺悔了！她算得救了！可是他呢？

“M和她結婚後還接到一封信，像他寫的又不像他寫的：

“M夫人！聽說你做了M家的女王了，早已即位了，我聽見之下，歡慰得很。

“不知道可以問麼？怕夫人要罵我失禮。不過我很想知道夫人是什麼時候行了加冕式的！我想夫人在未即位之前，和他別後沒有多久，就給性的衝動屈服了，是麼？

“夫人一個人在沉醉物賤的享樂，肉的享樂，把一切應紀念的事都忘掉了。他一個人在無情的人海

中爲夫人痛哭，夫人有一秒鐘的工夫念及他麼？

‘他因爲想始終愛護夫人，才離開夫人到H市去圖活。他和夫人堅約了一定回來看夫人，夫人也對他發了誓說一定不會對不住他。他信愛夫人像信愛他的祖國，他像爲國出征的軍人一般的很喜歡踴躍的去了。

“夫人不愛他了，儘可當他是夫人穿破了不堪再穿的靴子，置之不理。何必又像誇示給人看似的帶了他所恨惡的M到車站來呢？這不是一種難堪的諷刺麼？

“夫人對他的態度，雖然冷酷，但他還始終一貫的不忘夫人，因爲夫人從前的熱血在他血管中還循環着不容易冷息。

“他在H市像被水圍着的螞蟻，到這邊去不妥，到那邊去也不妥，總找不着一所安身的地點，每天只覺得失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似的。

‘滯在H市者兩星期！每天不管天氣熱，流着汗上二三百段的石級到有名的H市公園去的是誰？在園內的棕欄樹下坐着，從衣袋裏取出張相片流着淚看的是誰？看了之後把相片送到嘴邊去的又是誰？世間像這種癡人很多，不算什麼奇事，不過這也得報告夫人知道……’

五

她的丈夫死後三個月，她聽見他和一位H市的女文藝家L訂了婚約。這個消息給了她一個大大的失望。

“我不信她會把我的王位占了去！”

他是H市Q病院的院長了。他雖然業醫，但他在文藝家的發表，不在醫學界的發表之下。她去年跟M來H市，才發見了他的作品。她把前事忘了似的不時和M來Q病院看他，他反有些不願意會她了。

“愛情是怎麼一種東西？我今知道了！”他常一人

歎息着說。

“院長！M夫人又來了。”一個年輕的穿看護婦服裝的帶了一位穿黑衣服的女人進來。

“快九點多鐘了，這麼晚還來做什麼？”看護婦出去後，他把室門關上，走近她，替她除去外衣。兩個人低首站在室隅的火爐前。有一種許久不開，耐人尋味的香氣不時撲進他鼻孔裏來。兩個人沉默了許久，她才抬起頭來，

“怎的許久不到我家裏來？”

“不得空。”他還是低着頭。

“婚約真的麼？”

“真的！”

“爲什麼不先告訴我？”

“爲愛你的緣故！”

“不能再革命麼？”

“時期不同從前了！”

“血還循環着麼？”

“早冷息了！”他走近案前，從書堆裏取出原稿本一册交給她。她翻看首頁來讀這篇序文，序文的後五節有一段：

“．．．本書原稿之抄寫悉出吾之愛友——未婚妻——L之手。且．．．得伊資助者亦復不少，特誌之以表謝忱．．．”她氣得幾乎要把這本原稿撕個粉碎。

再翻內容的一段：

“他對他所愛的說．．．”

“你還在追懷我們的過去麼？”她讀了一句，微笑着翻過頭來問他。

“請再讀下去。”

“我到L市以後寫了多少信給X夫人，求X夫人要恢復從前對我的愛，因為我的靈魂早給夫人收藏在胸坎裏，離開夫人怕不容易活着．．．但X夫人

祇給了我一封信比嚼棉花還要無味的信。•••”

‘他對他所愛的總不說 X 夫人對他不好。他祇說 X 夫人從前如何的愛他，如何的看護他，如何的安慰他•••

“你不當犯這種罪!”他所愛的凜然的對他說•
•• 他和 X 夫人的關係，他完全告訴他的所愛了•
•• 他所愛的也就恕了他從前的一切罪惡!

她像死人一般的蒼白，也像死人一般的冰冷。他在醫院門首望着她所乘的手車在黑暗中消滅了。

一九二二，十一，二三夜，羊子山礮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123B